

途前的戰抗國中

著 泉 印 陸



• 版出月九年六十二國民 •

中國抗戰前的途

陸 印 泉 著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

序

本書裏所包含的十篇文章，大半在思想月刊，文化批判和內外什志上發表過的，寫作的時期雖然不同，但在內容上講，仍保持着相當的系統。這本小冊子可說是我個人對於救亡工作的意見，和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推測。

誰都知道，行動而沒有理論，便是盲動，理論而不能實踐，就是夢想，兩者是相互聯繫的。有了革命的理論，然後有革命的行動，在全面抗戰揭開的今日，關於救亡抗戰工作的檢討，實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合於真理的行動，而不是無標的的盲動。不過這些正確的理論，決非腦中所能幻想出來的，必須基於現實，也非一二人所能建立的，必須有賴於多數人的研討。我在本書裏的意見

，是否正確，有待於將來事實的展開，但在大體上講，不致十分錯誤的。

現在全面抗戰已在進行了，只空口說話，而不求實踐，同樣是無用的。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為抗戰而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最後的一滴汗。在這持久戰的過程中，一個陣地的淪陷，一個時間的失敗，是不足憂慮的，我們所要求的，是最後的勝利，無論如何，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我們要誓死抗戰！

二十六年九月陸印泉於南京

中國抗戰的前途

中國抗戰前的途

——
著者

中國抗戰的前途目錄

序	一
一·蘆溝橋事件與民族抗戰	一
二·平津失陷和全面抗戰	一
三·抗敵與民族戰線	二一
四·民族戰線之本質的檢討	三〇
五·民族戰線的幾個基本問題	三七
六·抗戰中的經濟動員問題	四六
七·抗戰中的資源供給問題	五五

八·抗戰中的民衆動員問題·····	七三
九·抗戰中的運用國聯問題·····	八一
十·中國抗戰的前途·····	九九

蘆溝橋事件與民族抗戰

蘆溝橋事件的發生，不但驚動了全中國的人民，同時也使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表示着驚訝；一年以來，中日兩國間所維持的表面和平終於給蘆溝橋的砲聲所摧毀了。這侵略砲聲已響起來了，事實明顯地放在我們眼前，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講和，一是抗戰；其實，所謂講和，就是投降的別名，日本的「皇軍」願一無所獲而講和麼？我們從日本的要求之中，知道日本野心的妄大，所以這事件，若用和平方式去解決，其結果，不過使中國多喪失些主權和國土，多一次屈辱吧了。因此我們要解決這事件，必須要抗戰，用抗戰來粉碎侵略，用抗戰來獲得和平。

有許多人以為蘆溝橋事件是偶然的的地方事件，這是絕大的錯誤。我們要知道日本之對華，六十年來，始終未放棄其大陸政策。蘆溝橋事件，是在大陸政策實施過程中所必然發生的一個漩渦。日本帝國主義自強佔東四省後，現階段的侵佔中心，在於華北，所以「華北明朗化」「華北特殊化」的妄謬口號，響徹雲霄，所謂特殊化也者，不過使華北和中央正式脫離，在日本的牽線下，成立一個什麼自治政府，作為東四省的第二吧了。年來日本之侵略華北，不外於三個方式，就是經濟提攜，外交談判，和軍事強佔，這三者是相互有連繫的，經濟提攜可以增加外交談判和軍事強佔的順利進展，同時軍事強佔也可以使中國在日本武力脅迫下，接受經濟提攜和外交談判，日本帝國主義意圖同時使用這三種侵略方式，來攫取我們的華北。自從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訂立後，對華北的侵略，更加積極，中央軍退出河北省，使冀察脫離中央，而企圖遂其以華制華的慣技，去年以失馬為

藉口，造成了豐台事件，中國軍隊被迫撤退，於是日本軍隊便得以控制平津要塞根據地，不過在日本未完全佔據華北五省以前，其野心是不會滿足的，於是今年必然地發生蘆溝橋事件，企圖佔領平津鐵路的重要地，我們深信日本的野心，當然不止此的，這不過是侵略華北的一個序幕吧了。

蘆溝橋實是冀察和華中交通的喉嚨，這喉嚨一佔領，可以使北平陷於孤立的境地，蘆溝橋在廣安門外西南二十里，東至豐台，為平津北寧兩道的接軌處，在軍事上，實在是最險要的地點，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第一步以蘆溝橋為起點，同時曼延到宛平和長辛店，在日軍的理想中能佔據了這些地帶，一方面便和豐台取得了聯絡，另一方面切斷了北平和平漢線的聯絡，使北平孤立，然後可以予取予求了。掌握北平，僅僅是日本對這次事件的消極目的，其積極的用意，還在於沿平漢線而南下，使黃河以北，全部陷於敵人的鐵蹄之下，而華北五省自治的

迷夢也可以實現了。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見蘆溝橋事件，實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第一幕。不過第一幕何以展開於現在，而不揭開於以前和今後呢？這也是原因的：第一，我們從日本國內來觀察：日本內閣年來時常更迭，每更迭一次，法西斯的勢力增加一次。林銑內閣在軍部的壓力下坍台，同時在軍部的扶助下，近衛文麿而出組閣，當時一般中國人士，都夢想近衛將給東亞帶來了和平的光暉。但事實的發展，把美麗的迷夢粉碎了，佐藤外相去職後，高唱對華三原則的廣田弘毅，重入內閣，對華的外交政策，捉摸不定，起初聲明三原則已不適用，但後來在給川越大使的新訓令裏，仍然表示不放棄三原則，可見近衛內閣，還是始終不放棄積極侵華政策的。我前面已說過，日本內閣更迭一次，法西斯勢力加強一次，同時每對華施行軍事侵略一次，法西斯勢力也加強一次，日本軍部一方面在國內高唱舉

國一致的響號，另方面又對華發動軍事，藉以建立國民對於軍部的信仰。所以在華北方面，日方自六月間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在長春聯席會議以後，日軍在華北異動的野心，日益進展，自六月二十五日起的日軍越界演習，實在已經有挑釁性的了。

其次，說到中國方面的原因，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一貫的是以華制華的分裂政策，過去竭力擴展宋哲元的勢力，使冀察和中央脫離，便是明證。但是由於歷史的必然，中國從封建經濟漸走向民族資本的路途，同時在政治形態上，由割據的狀態走向統一的前途，自西安事變以後，這統一的基礎，格外鞏固，誰違反這歷史必然性的，必歸失敗。冀察政治近來逐漸中央化，宋哲元亦自願服從中央，這中央化的過程，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證明，第一，軍隊的國軍化，六月中央軍委會派員和宋哲元商酌，進行二十九軍將校訓練的事宜，結果由宋的名義

，聘請石敬亭爲二十九軍軍事訓練委員會委員長，用廬山訓練的方法，施行二十九軍的軍事訓練，這種國軍化的訓練，日人很是嫉視，不但在消極上鞏固黨察中央化的基礎，在積極上，增強華北軍隊的抗日力量，因之日人頗爲胆怯，試觀橋本，知和，今井，松井之屢次向秦德純提出警告，便可以明白。第二，從政治的統一化上也可以看出冀察的中央化，例如國選，去年冀察因爲環境特殊，沒有舉辦，今年宋哲元表示決定辦理國選，六月蔣作賓北上視察，又商妥辦理的步驟，這國選的辦理，正是冀察服從中央的表示，冀察既然服從中央，那麼日本帝國主義的分裂政策，便無能施其技了，於是就有這次蘆溝橋事件的發生，藉以離開感情，使冀察脫離中央。

最後，這次事件在國際方面，也有原因的：日本帝國主義之和英國，固然有着二十年同盟的歷史，但自九一八以後，由於日本獨佔中國的心太切，羅斯爵士

兩度赴日，都沒有良好的結果，於是日英之間的衝突，就此引起了，不過這些衝突，不是無法彌補的，只要日本帝國主義能顧到些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便不難諒解。日本年來國際的地位陷於孤立的狀態，因此想離間中英邦誼，而和英國成立一種諒解，提出了華北歸日本華中南歸英國的意見，對於這種意見，英國當然馬上同意，這種英日對華合作的建立，實在也增加了日本這次軍事侵略華北的勇氣。其次，日本帝國主義的勁敵蘇聯，現在正大興黨獄，沒有其餘力量來對付國外，試觀六月三十日黑龍江的衝突事件，蘇聯雖被日本轟沉一艦，擊逐兩艦，但僅提了抗議外，沒有什麼嚴重的軍事上的反抗，日本對蘇聯的探試成了功，便又轉向中國探試，知道蘇聯在短時期內，對日侵華事件，不會給日本什麼難堪的。

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知道蘆溝橋事件不是偶然的了。蘆溝橋戰爭，發生於七月七日晚，日本以走失一個兵士為藉口，要求進宛平城去搜查，我軍因為時間

已半夜，拒絕他底要求，日軍便打槍，我們爲了自衛，也予以還擊，於是這烽火便蔓延起來了。現在我們要決定，我們爲了維護領土，維護主權，只有抗戰的一途，我們絕對不願在苟安的局面之下，去謀取可憐的和平，因爲這可憐的和平，必須是以辱國所換來的，你想，日本怎會發動事變而一無所獲呢？除非給日本以最大的打擊，然後能談到真正的和平，所以無論戰爭也吧，和平也吧，我們總得要抗戰。

怎樣抗戰呢？我們以爲這次事件比豐台事件嚴重得多，同時這次抗戰也比綏遠抗戰緊要得多，這次抗戰，我們應照下列兩個方向進展，才有最後勝利的把握。這兩個方向是什麼呢？一是由局部戰進而爲全國戰，一是由防守戰進而爲反攻戰，現在略加說明於下：

第一，這次日本進擊蘆溝橋，大井村，和北平永定門一帶，二十九軍能忠勇

地抗戰，我們國人是萬分擁護的，不過我們要知道，蘆溝橋是中華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要死守這國防的前線，必須動員全國的軍力，過去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長城之役爲什麼打敗，滬淞之役爲什麼退却，這都是局部抗戰的緣故。

近來日軍關東軍源源不絕而來，日本早已動員了全國的軍事，全國的交通，全國的政治，敵人既以全部力量來對我，我們也必須以全力來應付，同樣地動員了全國的一切，由局部戰而展開到全國戰！這種工作，深信我們的中央政府是在進行之中，中央的這種不妥協不後退的政策我們是竭誠擁護的。

第二，防守戰只是敵人進攻的時候，加以防守，並沒有積極反攻的意義，我以爲這是不夠的。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我們，是積極的政策，所用的戰爭方式也是進攻的，而我們的對付也應該是反攻的，這樣，才可以不喪失主權和領土。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們至少要收回豐台，進而取消冀東偽組織，以作最近將來

，收復東北失地的基礎。日本既提出無理的要求，我國也何不提出要求呢？我們要把防守戰擴展到積極的反攻戰，用抗戰來摧毀敵人的要求，用抗戰來實現我們正當的要求。

據現在的情勢看來，和平的解決已經完全絕望。我們不是不需要和平，不過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苟安式的和平，而是真正的和平，這真正的和平，不是用外交的方式所能獲得的，必須以鮮紅的血肉為代價的，我們同胞們願在中央的領導下，結成統一的民族戰線，準備抗戰到底，犧牲到底。

平津失陷和全面抗戰

當蘆溝橋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早已明白：這是日本有計劃的行爲，她底目的不僅在於蘆溝橋，而在於整個的華北，不過要控制華北，必先侵佔平津，因爲平津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冀察的中心。所以日本最初的侵略標的，是爲平津。現在，不幸而平津是失陷了。這次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有的人以爲是由於日方砲火炸彈的猛烈，其實，這不是完全正確的理由，我們要知道，勝敗的關鍵，不是握在敵人的手裏，而是握在我們的手裏，這次平津失陷，也是由於我們的失策，第一，缺乏堅決抗戰的決心，二十九軍的下級幹部和士兵，都是主張浴血抗戰，用抗戰來獲得真正和平的，但上級的若干將領，却始終沒有抗戰的決

心，和戰事的準備，誤解日方有和平誠意，而與之舉行外交談判，殊不知這和平的談判是日方的緩兵之計，二十七日和平談判完全破裂了，破裂以後，宋哲元才下抗戰決心，但日本的軍隊已全部佈置好了，要抗戰也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了。

第二，在戰略上，沒有整個計劃。敵人所慣用的鬼技，便是各個分別的擊破，所以我們要求得勝利，必須全面的有計劃地抗戰，但這次平津的戰事，各地軍事力量的分配，並不適當，其相互之間，又缺乏聯絡，這也是給敵人「出其不備」的進攻的最好機會了。第三，由於僅僅防守而不取進攻的姿態。因為二十九軍若干將領最初沒有抗戰決心，所以只採用防守戰，而不用進攻戰，要是我軍起始就採用進攻戰，破壞交通，使關外的援軍不能源源而來，並迅速進攻平津豐台的少數日軍，這樣平津萬萬不會失陷，至少的限度，不會失陷得這樣快，只要能再多維持幾天，我援軍馬上可以調到，那麼平津便不會失去了。

現在平津是失守了，固然這些小挫折，不能認為是我們的失敗，幾個地方的失陷，並不影響於整個的局面，現在的戰爭，只是正式大戰的序幕，而絕對不是終結。然而平津畢竟是華北的重心，我們應該誓死反攻，誓死收復的。我說平津是華北的重心，實有地理上政治上的根據，平津是東北和中原的首衝之地，平津在我手，進可以收復東四省的失地，退可以阻止敵人的進窺中原和綏察。敵人獲得了平津，他便可以向西向南地進攻，試觀日軍最近進犯的方向，便不難明白。日軍現在正向三條道路，進行侵略，（一）敵人的一部，將由津浦路南下，佔據滄州東光兩地，（二）另外一部份就進佔保定石家莊，沿着正太路進據獲鹿井徑娘子關，如此已撲近山西境界，同時將由石家莊沿平漢南進，進據內邱順德和冀豫交界的磁縣。（三）冀省既被囊括，就可由平綏路，進據察南的各縣，再由張家口向西移動，進據柴溝堡。敵軍現在能夠向這三個方向進展，完全是由於有平津這根

據地的緣故。倘敵人的軍隊不住地南下，則平津便不容易收復，平津不收復，東北四省便不能收回，可見平津是怎樣重要的了。蔣委員長說：「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是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冀察一完，華北也就要完了，華北一完，所謂中原地帶，也將受着絕大的威脅了。

所以我們要保衛華北，必須收復平津。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既侵佔了平津，在其軍事戰略上，似乎告一小段落，把平津清理一下以後，再行南進，因此，最近他們正忙於收買漢奸，造一個過渡的傀儡組織，對於平津以南的前線，時或容有些小衝突，但大體上說，是暫時的沉靜了。然而我們不讓前線沉靜，我們要乘這個機會，平津傀儡組織還沒有成立，日方控制平津勢力還沒有鞏固的時候，我

軍用反攻的姿態，把平津收回。要收復平津，必須立即全面的抗戰，在現階段的反侵略戰爭上，局部的抗戰，是無濟於事了。我們要知道，平津是中國的一部份，侵略平津，就是侵略整個的中國，二十九軍是中國的軍隊，二十九軍的抗戰，就是整個中國軍隊的抗戰，解決華北問題，決沒有所謂地方的談判，華北戰爭和收復平津，也決不能視爲局部戰爭的。

我國還採用局部抗戰麼？這正中了敵人的以華制華的詭計，自從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日本所提出解決華北問題的口號，是「現地解決」。什麼叫做現地解決呢？現地解決就是地方解決的意思，牠有兩種涵義，在外交上，迫冀察當局和中央脫離，可以未得中央同意，接受任何條件，這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數年來所慣用的分化政策。其次，在軍事上，他們使戰爭局部化，因爲戰爭局部化，日本比較容易用兵力來戰勝華北的一部份中國軍隊。照這樣看來，日本帝國主義所希

望於中國的，是局部談判，談判如不能實現，便希望中國只作局部抗戰。但我們不能中敵人之計，我們要總動員全國，要作全面的抗戰。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保衛華北，就是保衛整個的中國！

日本帝國主義的口中，雖天天掛着「就地解決」的四個字，但其對付我軍的，是不是局部戰爭的姿態呢？日本國家內，已經全國總員了，侵華戰費，通過五億元，連日在召開緊急閣議，這不是全面侵略的表示嗎？敵人既以全面侵略來對我，我們只有以全面抗戰來對付，我們局部的抗戰能對禦得住敵人的全面侵略麼？不要說中國這樣弱國不能，即使強國也不能的。

一般不主張揭開全面抗戰的人，我深信屈服和平的毒菌，還在他們心裏繁殖着。他們以爲華北事件不擴大，便容易和平解決，其實，時局已到了最後關頭，和平的曙光已絕望，我們固然需要和平，但這和平不是屈服的和平，而是真正的

和平，真正的和平決不是向敵人作幾個揖所能求得的，必須要以抗戰的力量來獲得的。抗戰的力量愈大，華北事件愈能夠在不喪權辱國的原則之下，和平地解決，要使抗戰能表現最大的力量，會全面抗戰則不行。全面抗戰是弱小民族反抗侵略，爭取民族自由獨立的唯一戰略，牠不僅是軍事上的反抗，而是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全力反抗。

什麼是全面抗戰呢？全面抗戰的意思，我們不但要從事軍事抗戰，還要從事於社會上其他各部門的抗戰，動員全國的民衆，使每一個中國人，每一種工作或生產，都放在抗戰的疇範上。我們是中國人，凡是中國人都有抗戰的義務和權利。我們的全面抗戰，分析起來，有下列三個特點：

第一，全國總動員 抗戰工作的進行，是種困苦的工作，決不是少數人所能成功的，必須動員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努力抗戰的工作，那才有最後勝利的把

握。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每一個中國人要存有爲抗戰而死的決心，要存有把每一分力量爲抗戰而犧牲的決心，實行處處抗戰，人人抗戰的政策。日本帝國主義已動員四十餘萬人員，我們是被侵略的國家，更應該動員四萬萬五千萬的羣衆來答覆日本四十萬的動員。不但這樣，我們還要動員全國的經濟，全國的財力，在政府的統制之下，成立管理機關，以應戰爭的需要。

第二，實行精神抗戰。我們固不是唯心論者，但我們深信在某種場合之下，精神可以支配物質，革命的行動基於革命的精神，所以我們提倡精神抗戰。精神抗戰，在消極方面，是消滅恐日病的毒菌。過去，我國所訂的種種辱國條約，大半是由於我們生恐日病的緣故，試觀日本松室少將的情報，便可以明白的。其實，我們不必恐懼，敵國的軍備三十四萬五千人，預備役和後備役能動員二百二十萬人，而我國的陸軍合計有三百萬，民團保安隊義勇軍也有四百萬，我們的軍力

實在可以戰勝日本，我們絕對不能有恐日病的心理，有了恐日的病，無形中在暗助敵人，而做了消極的漢奸，精神抗戰在積極方面，要發揚犧牲精神，我們每一個人都準備犧牲，這種犧牲是有價值而光榮的，只有犧牲，然後能有勝利。蔣委員長說：「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現在，最後關頭到了，我們要在死中求生，只有抱犧牲到底的精神。

第三，採取進攻戰和持久戰 上面已經說過，二十九軍在平津的失敗，因為最初採取防禦戰的緣故，我國的對日政策，雖是應戰，但在戰略上，無論如何應採用進攻戰的，防禦戰的弱點，在於敵人沒有來攻的時候，不去抗戰，其實敵人不來進犯的原因，由於他的軍隊還沒有充足和佈置完備，敵軍力量不足的時候，我們不去進攻，等到他們兵力充足而來侵犯的當兒，無疑是不容易抵抗了，所以

我們應該採取攻其不備的進攻戰。其次，我們要採用持久戰，我們要知道，戰爭的要點，在於愈能消耗敵人的軍力和經濟力，則愈有最後勝利的把握，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雖然精良，但兵士的數目，資源的情況，萬萬及不上中國，絕對不能支持長時期的戰爭，所以我們要實行持久的全面戰。

現在東北的淪亡，已有六年之久，平津也失陷了，我們要收復東北，必先收復平津，要收復我們的失土，必須發動全面的抗戰，立即總動員，把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鮮血匯成抗戰的河流，把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心凝成抗戰的盾牌，用鮮血來收復失地，爭取民族的自由。

抗敵與民族戰線

平日我們不是說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和廣大的土地麼？但現在，我們要知道；這悠遠的民族歷史將要被截斷了，這廣大的土地將要被敵人鯨吞盡了。東四省已奪去了六個年頭，華北五省也在敵人的半統治之下，甚至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都在敵人武力的威脅之下了。民族已到了存亡的最後關頭，敵人的鎗口已瞄準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腦袋上。怎麼？難道我們任敵人來宰割麼？我們要維持民族的歷史，要奪取人民的生存權，因此必需發動一次偉大的抗敵救亡運動。

不過，救亡抗戰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決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就會做得了的。在時間方面講，不是幾天或幾個月的事，牠會延長至好幾年；在空間方面，決不

是幾個地方的人民所能成功的，必須聯合全國的民衆，集中整個的力量，才能完成這歷史所賦予的使命。我說這句話，並不是來恐嚇你們的，嚇得你們不敢去做救亡的運動，而是要使你們明白，在實踐救亡運動的時候，各個份子必需備有苦幹的毅力和相當的準備，否則不足以克服救亡途上所遭遇的一切困難。

一切革命的運動都是困難的，但愈是困難，牠愈是有光明的前途。現在敵人的侵略一步一步地在逼進，我們要以絕對的信念增加自己的毅力，來戰勝一切的壓迫和恐怖，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救亡抗戰，是不容易的，所以對於怎樣去救亡一問題，不能不有詳細的討論。

近年來民衆們的抗敵的情緒很高漲，救亡運動漸漸有展開的趨勢，但不幸得很，沒有走上了正確的途徑，而竟有幾個很危險的傾向；這傾向之所以發生，因為一般人對於救亡誤解的緣故。這些誤解是什麼呢？第一種誤解是以爲救亡運動

是種口頭工作，只要喊喊口號，至多跑到馬路上去演說一次，寫幾篇抗敵的文章，便算完事了。抗敵救亡運動是行動中求實踐的運動，我們倘若以口號來表示救亡，不若用行動來表現救亡。固然，我並不絕對否認口號的效用，在引起羣衆的抗敵情緒上是有效用的，但現在中國的羣衆，尤其都市裏的羣衆，他們底抗敵熱情已經被敵人的侵略刺激得很高漲了，毋需再用多大功夫去引起他們的熱情，而我們可以把這種功夫用來去組織他們，領導他們。救亡的中心工作是行動，而絕對不是喊口號。

其次，還有一部份人以爲救亡是用感情的衝動來維持的，換句話說，救亡是感情上的產物。這種錯誤的見解有害於救亡運動很大，因爲救亡運動是非用苦幹的毅力去實行不會奏效的，倘若只憑感情，感情是不能持久而常變動的，於是高興時去幹幹，隔了幾天就不去幹了，結果救亡運動不但不能發生絲毫的力量，反

而給敵人以加緊侵略的空隙。關於這個弱點，已經使敵人窺見了，試讀日本松室少將的情報，有這樣一句話：「北平學生運動，只憑一時之感情衝動，毫無力量可言」。救亡是堅強的信念和理智上的產物，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一點。

還有一種相反的而同樣是錯誤的見解，是盲目的個別亂拚主義。以為在敵人侵略已到了最深刻化的現在，我們只要不顧一切地起來和敵人亂拚。這種見解，在表面上看來彷彿很有理由，但實際上是似是而非的。救亡非一二人或少數人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需要有堅固的陣線和嚴密的計劃。如果甲去和敵人亂拚，乙也另外去和敵人亂拚，結果不但作了無謂的犧牲，而却表現出我們戰線在敵人進攻之前的崩潰。我們要可能地避免這種無謂的犧牲，而以中國全部的力量集中起來，在有計劃的抗敵陣線之下，作偉大的鬥爭，作有意義的犧牲。

這幾種錯誤的見解，影響到救亡運動上，使牠跑上了很危險的傾向，現在救

亡運動之不能充分表現牠的力量，便是這個緣故。現在我們必需把這救亡運動從錯誤的曲徑上，搬到正確的道路上來。這正確的道路是什麼呢？我敢說是以民族戰線來抗敵的道路。民族戰線絕對不是口頭的，感情的，盲目的，而是實踐的理智的有計劃的運動。

爲什麼要建立戰線？這理由很簡單，有了陣線，步伐才能一致，力量才能龐大，能使無數微弱的個人力量，像熔鐵一樣地結成一個偉大的力量，我們要使一個份子有一個份子的功用，不要使其有任何一個份子的分散，這樣在消極方面既可以避免敵人進攻的間隙，而積極方面又可以擴大抗敵的力量。否則，一羣烏合之衆，能抵擋住敵人的子彈麼？

民族戰線是一種以羣衆爲基礎的救亡組織。所謂羣衆，尤以青年羣衆爲中心，無論是青年學生，青年軍人，青年工人，青年農民等等都是這戰線中的基本隊

伍；固然我們並不是要拒絕中年或老年人來參加，只要有抗敵的信念和勇氣，同樣地歡迎參加。無可疑異的，任何一種革命運動，無論民族運動也好，社會運動也好，必須以羣衆爲基礎，才能成功。尤其是民族運動，當這民族生命將被割斷的時候，民族的存亡便是全部民衆的存亡，我們應該把救亡運動放在全體羣衆的肩上。所以我敢相信，決定民族存亡的命運的，完全在於我們羣衆能不能堅決地抗敵這關鍵上。

我們的戰線既以羣衆爲基礎，在理論上凡是中國人都是戰線中的一員，但事實上都不能這樣，同時也不可能這樣。因爲雖同樣是中國人，但有的是漢奸或準漢奸，如果這一羣人都加入了民族戰線，這戰線立即會分裂，那是可以預料到的。所以參加的人員須有相當的限度和條件，這條件是什麼呢？就是要看他有沒有真正愛國的信念。凡是愛國抗敵的羣衆，都是這戰線裏的同志，我深信愛國的羣

衆在中國總佔有絕對的大多數。我們不主張「爲了他的主子，或個人的風頭，愛人的歡笑」而願意抗敵的份子都可以參加，因爲要是這樣，那末這種聯合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這聯合一定要崩潰。因此我們主張以真正愛國的羣衆爲這戰線下的基本鬥士。對於那些冷血動物和準漢奸，也應設法感化他們，使他們同情這陣線，至於那些漢奸，我們老實不客氣，用羣衆的力量來制裁他。

因爲戰線內的份子很純粹，都有維持民族生存的共同目標，所以內部沒有矛盾的存，不會有內在的鬥爭現象的產生。爲了民族的生存，個人應該暫時忘却私人的利益，有錢的人出錢，有力的人出力，有學識的人用學識，任何一份子都必需盡他全部的能力爲民族謀生存，使每一個人的眼前，只有民族的生命，而沒有個人的生命。在一種革命運動的進展中，其參加的細胞，要是不放棄私人利益的話，那不但不能推動運動的進展，反而會分化這革命的陣容。但是我們用遠

的眼見看起來，其實民族的生存就是全國私人的生存，民族的利益就是全體私人的利益。

目標一致，步伐一致，團結一致是我們民族戰線的基本條件，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才能產生鐵一般偉大的力量。

但是救亡運動只有民衆的組織而沒有領導，這組織是極容易崩潰的，這領導權由什麼人來領導呢？無疑的，這救亡戰線應該由政府來領導，我們爲政府的後盾，用羣衆的力量幫助政府去抗戰。政府以羣衆爲基礎，羣衆以政府爲領袖，兩者是相互關連的。在這敵人猛烈進攻的當兒，惟有政府和民衆團結一致，然後能圖存。政府和民衆應站在同一戰線之上的，救亡是一致對外的抗戰，而不是對內的鬥爭。

過去，有不少的人，想出種種陰謀，說什麼政府不抗日，說什麼政府向日本

妥協，企圖離開政府和民衆間的關係，甚至使一部份的民衆對政府站着對敵的地位，這是絕對錯誤的。現在蔣委員長已明白地表示了抗戰的決心，北方的抗戰也發動了，這種行動把一部份民衆的錯誤見解都粉碎了。民衆在政府的領導之下，才能表現抗敵的力量。時局已到最後的關頭，中國全體的民衆應該奮起，和政府結成堅強的民族戰線，和日本帝國主義作你死我活的鬥爭。民衆們醒醒吧，現在再不抗日，等到將來，國家若一亡，連抗日的機會和力量都沒有了。

我們的陣線，在消極方面講，是採取抵抗的方式，而其主要而最終的目的，却在於反攻。我們不但要抵抗住敵人的侵略，還要進一步，收復我們已失去的一切土地。我們在政府的指導之下，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推動這偉大的民族獨立運動。

民族戰線之本質的檢討

自從我提出了「民族戰線」這口號以後，有好幾位青年朋友寫信來問我這陣線的本質到底是怎樣的。有一位竟堅決地指定我所提倡的民族戰線，「要不是變相的國民陣線，至少是變質的國民陣線」，這理由是什麼呢？他說：「現在世界上只有右翼國民陣線和左翼人民陣線，在中國已有人鼓吹人民陣線，你既然於人民陣線之外，另起路走，那一定是與牠對立的國民陣線了。」

這位先生完全誤解了我底本意。中國固然是世界中的一環，處處受到世界經濟政治潮流的影響，但中國却自有中國的歷史和環境，所以我們要決定中國現階段應採用那一種陣線的時候，絕對不能不注意這世界普遍性中的中國特殊性；

要是忽略了這一點，則這種政策或理論將成爲不能通過實踐的空想，一種政策或理論之是否正確，須看牠是否能實踐而定，而政策或理論之能否實踐，須要看牠的發生是否基於現實。所以凡是不離開現實的政策或理論，才是絕對正確的。

現在是一個政治經濟鬥爭尖銳化的時代，在鬥爭的過程中，顯然的世上產生了對立的人民陣線和國民陣線。那末現階段的中國應該採用那一種陣線呢？不是在這兩陣線之外，再找第三條路走呢？基於我上面所述的理由，在決定採用那一種陣線之前，先來考察一下中國目前的現實。當然，我們要在不粉飾現實，不歪曲現實的態度之下來考察現實。

那末中國目前的現實是怎樣呢？

誰都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是處於許多帝國主義桎梏之下的弱小民族。同時因爲各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是對立而均衡的，中國便在這均衡的各

種壓力之下，度着半殖民地的生活。而目前日本以武力加緊侵略後，這目前的現實就起了變化，第一，中國從半殖民地的階段淪落到殖民地的地位，第二，各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失去均衡，日本單獨用武力來滅亡我們了。所以現階段中國所應走的路線，在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謀自身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要謀民族時獨立和自由，必須集合整個民族的力量，結成反抗侵略的民族戰線，作為民族運動的唯一武器，才能成功。

明白了這一點，便會知道民族陣線既不是右翼國民陣線，同時也並不是左翼人民陣線了。換句話說，現階級的中國並不需要人民陣線和國民陣線。

其理由在什麼地方呢？

在未說明其理由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陣線的內容吧。人民陣線是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它的目的在於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狂潮。起原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第

七次共產黨國際大會的時候，共產黨因為感到法西斯主義狂波的高漲，以及自身勢力的孤立，改變向來的態度，主張與較近的左翼各黨聯合，在反法西的共同目標下，結成人民陣線。

這決議案提出以後，在歐洲馬上建立了相當的基礎，法國一九三六年四月衆院選舉，人民陣線在全院六一八席中，獲得了三八一席的絕大多數。在西班牙方面，同年二月間的選舉，人民陣線在四七三席中，獲得了二六八的大多數。因這兩個所謂「人民陣線」的祖國，實行得有些成績，於是便很快地傳播到其他國家裏去了。

但我早已說過，現代是政治經濟關係的鬥爭之尖銳化的時代，左翼人民陣線的建立，必然有相反的另一陣線來抵抗它。這陣線叫什麼？便是以法西斯主義爲核心的國民陣線。就以法國而論，在朝方面，固然人民陣線佔勝利，而在野方面，

則國民陣線的勢力也不小。例如青年保皇黨，法蘭西團，愛國青年，大十字團等等都是這陣線之下的組織。

看了上面的敘述，便可以知道人民陣線之成立，在於「要保護國家不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而國民陣線之建立，在於「要使全國國民不感到共產主義的赤色恐怖」，兩者絕對對立的。但因為牠們是絕對的對立，所以牠們的生存是互為條件的，有了國民陣線這產婆，然後會有人民陣線這兒子，有人民陣線這產婆，然後會有國民陣線這兒子，否則它們無從建立，這是顯明而簡單的道理。目前中國的現實是怎樣呢？根本上沒有法西斯勢力的存在，國家既「不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則無實行人民陣線的必要了。

至於說國民陣線麼？中國既無左右派對立的形勢，當然也無需實行國民陣線了。況且法西斯主義的中心，在於侵略其他民族，蠶取殖民地，中國為一被侵略的

弱小民族，要反對它們的侵略，然後才能得到真正的獨立和自由。自從德日意同盟締定以後，意國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意國吞併阿比西尼亞，顯明的這法西斯侵略的陣線格外地擴大了，要是中國加入了這個陣線，無疑的，中國既無力去侵略他民族，反而加快地被侵略得早日滅亡。況且中國根本並不將來成爲帝國主義的野心，並不想侵略其他的民族。所以我敢對那位懷疑「民族戰線」就是變相的「國民陣線」的朋友負責地說：中國不能實行侵略性的國民陣線，同時民族陣線絕不是國民陣線。同樣，牠也不是人民陣線。

現在，映現在我們眼前的，不是左右派對立的問題，而是弱小民族和帝國主義對立的問題，今日所急需要解決的，不是扶助左派或右派生長的問題，而是求整個民族生存的問題。民族已危險到這樣了，還容我們建立人民陣線和國民陣線來內鬩麼？

總之，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的任務，在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謀自身的獨立和自由，但在反抗的過程中，必须要有政治鬥爭的武器，這政治鬥爭的武器，便是由全民衆在政府的領導之下所組成的民族戰線。

民族戰線的幾個基本問題

民族戰線是救亡的陣線，所以戰線的建立，就是民族獨立鬥爭的力量的建立，民族戰線的展開，就是民族獨立鬥爭的展開。在這敵人加緊侵略的目前，我們民衆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便普遍地採用這民族戰線的口號和方式了。這口號之能夠普遍，並不由於羣衆底主觀上的要求，而是由於客觀環境的急迫的要求，這是很淺顯的道理。不過，在實踐之前，或在實踐的過程之中，時常會發生若干令人不易解決的原則上之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影響於戰線的健全和鬆懈很大，因此，特意在這兒把民族戰線中的幾個基本問題，作一個比較詳細的檢討。

任何一種革命的運動，其最重要而必先確定的原則，就是它所鬥爭的目標和

方向問題。我們建立民族戰線的目標是什麼呢？我提出這個問題來，一部份人定會笑我的，誰不知道我們的目標在於抗日，這目標的認識問題，是無庸討論的。而我却不以為然，比如說甲主張抗日，乙也主張抗日，但甲之「抗日」和乙之「抗日」，在本質未必一樣，所以實在有檢討的必要。有一部份人時常有種錯誤的見解，以為敵國既然佔領了我們的土地，我們不但把敵人的暴力踢出去，還要復仇，進一步去攻服它，使其成為中國的殖民地。這一部份人參加民族戰線的目的，也是「抗日」，但這「抗日」的態度是不是正確的呢？那是錯誤的，他們完全把民族主義的運動陷入國家主義或狹義的愛國主義裏去了。今日我們所反抗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他日攻服敵人以後，自己也變成爲帝國主義，豈不是自相矛盾了麼？固然我們需要抗日，但所要的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我們固然需要愛國，但所要的是廣義的愛國主義。一種純正的民族運動是爭取自身民族獨立

和自由的政治武器，但絲毫沒有侵略或剝削他民族的成份在內；不但這樣，我們還要進一步，去援助其他弱小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雖然這些最後的目標，目前還談不到，我們目前急切地應盡的任務，是集合整個民族的力量，來反抗最大的敵人，不過，在建立民族戰線的此刻，對於這點，我們不能不有預先的認識，否則或許很易把實踐的運動，陷落在錯誤的污泥裏。這是現在我們應認識的第一個基本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要抗敵，但採取那一種抵抗的方式呢？民族戰線所採用的抗敵方式，是全民族人民的鬥爭，把抗敵的鬥爭放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使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抗敵化，鬥爭化。我說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軍事上的民族戰爭，無疑的，民族戰爭是民族鬥爭中最主要的一環，但我們不能說：我們所需要的鬥爭的疇範，僅僅限於這軍事上的戰爭。「戰爭」和「鬥爭」兩詞

的意義是有區別的，我們固然不反對民衆上戰場去殺敵，但却不贊成全體民衆個個都上戰場去從事戰爭，而絕對主張全部民衆都在日常生活中去表現他們抗敵的鬥爭。抗敵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在前方的當爲抗敵，在後方的也未嘗不可抗敵。一個文學作家，埋頭於抗敵文學的創作，一個工人爲國家製造子彈和炸藥，甚至商人之拒絕私貨，未始不可說是抗敵的實踐。至於說民衆團體的組織，公民的軍事訓練，作爲前線戰爭的後盾，更無疑是民族鬥爭中的主流之一了。

不但軍人去抗敵，而且主張全民去抗敵，因此民族戰線的內容極爲廣泛，包含着全民族的羣衆，無論知識份子，軍人，農人，工人，以及商人等等都是這戰線之下的鬥士。民族戰線絕對不是局部的聯合，而是整個的大聯合。當然，那些漢奸準漢奸之流，無論積極方面做漢奸，或消極方面做漢奸，不但不叫他們參加，而且要用嚴厲的手段，來制裁它。他們是敵人的前鋒隊，其侵略我們民族利益

的意義，是一致的；在抗戰的過程中，無時無地不遇到這種漢奸，他們也是我們的仇人。

所以民族戰線就是全民抗敵鬥爭的陣線。但我這兒所說的全民，並不是各黨各派的湊合，把政策絕對相矛盾的各黨派，在反敵的旗幟下，勉強地暫時湊合起來。因為這種臨時的組合，在艱難的鬥爭過程中，不免以各方利益的衝突，而發生全部的崩潰。這樣，敵人的暴力還沒踢出去，自己的內部早已發生破裂了。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主張一黨抗敵，若是把非黨員的民衆拒絕於救國的門外，同樣是錯誤的。

我們深認中國是整個而統一的中國，絕非是四分五裂的中國，以此爲出發點，所以我們所主張的，不是「各黨各派」的湊合，而是全民族民衆的自然結合；這就是說：參加民族戰線的人，不是以黨派的立場來參加，而以人民的資格來參

加。凡參與的鬥士必須放棄過去的政治見解，尤其是有害於民族利益的見解。犧牲個人的主張和利益，來換取民族的利益和自由，把每一個人的力量都熔合在抗敵的一爐裏，這是我們無上的原則。因為能夠做到這樣，民族戰線才能統一而無矛盾，沒有矛盾，組織才能鞏固，在困苦的鬥爭中，只有鞏固的組織，才能達到最後的勝利。

在這民族將踏上死亡線的今日，只有全民衆的團結，才能挽救民族的危運。在抗敵救國的標的之下，把無數的工人商人農民和學生等等，結成一個巨大的抗敵潮流，和敵人的侵略潮流，作一決死的鬥爭。鬥爭前途的能否勝利，要看參加民衆的多少而定；有了廣大的羣衆，然後能有廣大的革命力量。

以上兩個民族戰線的抗敵方式和陣容問題，既已認識清楚，現在要進而討論戰線的政治結構問題了。

民族戰線是一種鬥爭的政治武器，這陣線的展開，在內部方面講，是政治組織擴展的過程。在一民族向外作戰的時候，無疑的，政治組織的過程，是所有一切組織中的最基本的組織；這政治組織的健全，其本身就是民族戰線的力量之健全，政治組織的鬆懈，也同樣表示出這民族戰線力量的鬆懈。因此，這陣線的內部政治結構問題，實有詳加檢討的必要。

近來，我們時或聽見有些人有種論調：主張在救亡的過程中，應該採取民主政治的制度。民主制度是不是適應這時代的潮流，是不是一種理想的完滿制度？這種問題我們暫且不去問它。現在我們所要問的：民主政治是不是適宜於作爲戰時的政治結構？

當一個國家和他國家作戰的時候，其最必要的，莫過於政治組織的強化。有強化了的政治，然後能充分地發揮作戰的效能。政治結構是軍事的基本基礎，倘

若是脆弱的政治結構，即無法領導軍事，指揮軍事，結果必跑上了敗北的一途。怎樣才能使政治強化呢？民主制度能完成這任務麼？該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民主主義以人人有完全自由和絕對民權為其核心，所以牠的組織是鬆弛而沒有重心，我們看了西班牙和法國的民主政治的不安定的狀態，便會明白。

那麼如何能使政治結構強化呢？無疑的，只有集權制度，才能使政府有絕大的權力，毫無其他無謂的牽制，能充分地發揮戰爭的作用。當然，我們之主張集權政治，必須以抗敵為條件，要是把集權制使用到其他錯誤或相反的路途上，就是說把它使用到與民族鬥爭相反的途上去，那我們也絕對反對的。

我們之要實現集權政治，並不是把每一個人民的自由完全剝削掉。我們雖然不主張放任的自由，而需要相當的自由。在民族鬥爭的前提之下，我們有充分的自由。人民須具有救亡抗敵的自由，而不得有消極或積極的賣國的自由，須具有

與民族有利的言論行動的自由，而絕不得有與民族利益有害的言論行動的自由。反之，倘若允許個人有放任的自由，必然在事實上會多發生不少的漢奸，替日本帝國主義增加了宰割我們的機會。我已經屢次地說過，民族戰線是全民抗敵的組合，民衆要爭取民族鬥爭的時候，必須同時要爭取民族鬥爭的自由，那是無庸疑異的。不過，這自由並不是自由主義的自由。

民族戰線的政治結構，以集權制爲核心，全民族的羣衆在集權的政府之下，作充分的抗敵鬥爭。關於這點，我們也應該加以認識的。

現在，把上面所說的意思總括起來，民族戰線是以民族的自謀獨立和自由爲目標，以全民族的羣衆爲內容，在集權的政府組織之下，用民族鬥爭的姿態，反抗我們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陣線。華北的戰爭已經爆發，民族鬥爭的前哨戰已經開始了，我們民衆們，趕快組織民族戰線，來爲民族求永久的生存！

抗戰中的經濟動員問題

在現代的戰爭中，經濟要素的重要，是無庸疑異的。記得拿破倫說過：「戰爭的條件，第一是金錢，第二是金錢，第三還是金錢」。因為現代戰爭是長時期的消耗戰，沒有充分的經濟力量，是不能維持的。目前，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揭開，我們要求民族最後的勝利，必須動員整個國家的經濟。

經濟的中心是產業，所以經濟動員也就是產業動員。經濟動員是什麼呢？就是有意識地把各種生產部門改編為戰時的體系，使每一個生產部門都為抗戰而生產。因此戰時經濟和平時經濟迥然不同，第一，過去生產與戰爭無關物品的，現在將大部份製造戰時的用品，簡單的說，就是把工廠改為火藥廠。第二，過去的

生產，大半是爲了私人的獲利，往往入於無政府狀態，爲商品而生產，不是爲需要而生產，現在，在抗戰過程中，一切生產須完全由政府統制，爲戰時需要而生產。

工業生產過程是種複雜的過程，一個部門的生產和他個部門的生產有着相互的連繫，甲工業部門的生產品，有時並非純粹供給直接使用，而作爲乙工業部門的原料。譬如橡皮胎製成以後，不能直接使用，必須送到車廠裏去，然後能製成車輪，所以一個生產部門往往不能獨立，而有賴於其他生產的部門。在戰爭的時候，一分原料有一分的用處，一件出品有一件的用處，絕對不能浪費，爲了要免去浪費，則各生產部門之間，必須有着密切的聯絡，和強有力的統制。這種統制的責任，應該由政府來負擔的。

現在是經濟動員的時候了，政府一方面立即估計一年或兩年內軍用品及生活

必需品的需要量，戰時軍用品之驟然增加是一定的。軍民的生活的必需品，應該加以限制，不能任意浪費，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於衣食，都有相當限制，每人的底麵包食鹽都有一定的限度。現在，政府應該根據事實，規定每人底一定必需品的標準，根據這標準，來估計全國民衆生活必需品的數量。既有了精確的估計，就將生產的責任分給各工廠去負起，某某工廠專門製造軍用品，某某工廠專門製造某種生活必需品，這樣可以適應全國的需要，而不致有生產不平衡的弊病了。

不過，在產業動員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是需要我們研究的，如生產管理問題，產量增加問題，原料缺乏問題，與用品儲藏問題，現在分別地加以討論：

第一，生產管理問題 各種工業分佈在不同的地域，各種原料散佈在不同的地域，我們要使這些工廠在戰時仍能繼續生產，不但要求其仍能繼續生產，並且要加速度的生產，要變更其平時生產為軍火生產，這些工作，決非私人所能完成

的，必須由政府設立一個生產管理機關，專門管理各工廠間的聯繫，生產的速率，和原料的供給。這種方法，在歐戰時法國施行過，頗著成績。

這工業管理機關，最好由有關各部會中的人員組織之，因為這些生產，有的關係於交通，有的關係於實業，有的關係於軍事，由有關各部人員組織起來，在工作進行上有不少的便利。這機關的權能最好能儘量地擴大，把整個國家的工業都置於其下，不但負責製造戰用品的全責，並且要會同交通部鐵道部從事於軍用道路車站的建設，會同海軍部辦理軍艦的製造，以及會同航空機關辦理飛機的製造等等。

第二，產量增加問題 在全面抗戰的時候，有許多工人農民，必須離開工廠鄉間而直接去參加抗戰工作，因此從事生產的人員必須減少。況且在前線的工廠，因為戰爭的關係，往往不能開工，即使在內地，由於敵人飛機的威脅，其生產

效率往往減低，因此，在戰時，生產量常不及平時那樣發達，這種不良現象，我們要加以想法解決的。現在是種經濟力的戰爭，非竭力增加產量，不足以維持長期戰爭。怎樣增加生產品呢？普通有三個方法：（一）我們可仿效蘇聯的斯泰哈諾夫運動，創立新的生產方法，使一個工人能夠有兩個工人的生產，一天的生產能夠有兩天的生產，在這民族存亡的關頭，無論廠主或工人，都應該犧牲自己而為國家生產。平日許多工廠因經濟關係而範圍很小的，現在由政府出資加以擴充，使其能儘量發展生產效率。（二）有許多工廠，如製造化妝品烟酒以及他種無益消耗品的工廠，由政府控制，改無益的生產為軍火生產，這樣，一方面可免去資力人力的浪費，一方面可以增加戰用品生產量。（三）倘生產量尚不夠需要的時候，應增設軍用品工廠，召集失業工人，從事生產，年來失業工人，大約總在數十萬以上，這些都是有力的生產份子呢。

總之，我們的生產，應該集中於一點，把全國的人力財力都集中於戰時生產，一切不急需的生產，完全停止，倘能做到如此，則戰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不愁不足應用了。

第三，原料缺乏問題 無論任何一個國家，其戰時所需用的原料，不能樣樣都全備的。即如美國，牠是最富饒的國家，但錳，鋅，水銀，錫，樹膠等國防原料，也有賴於國外的輸入，法國則更有許多原料，是依賴於外國的，我們中國固是資源極豐富的國家，但到底不能樣樣俱全。況且平時可以使用的原料，等到戰爭一開，或受戰爭影響，或為敵人強佔，往往不能使用，譬如法國，歐戰時，北部之煤礦無法採取。中國在經濟總動員的過程中，對於原料問題，不能不設法解決。

解決原料問題的方法，有：（一）由國外輸入。在戰爭時，一切海口常被敵人

封鎖，所以海道輸運，那時必無法進行，乃可用陸地輸運。一九一五年德國由瑞士，荷蘭，瑞典，挪威諸國輸入生銅。中國和鄰接的國家，平日都有着商業關係，將來由鄰國陸地輸入原料和軍需品，恐怕是不生問題的。解決原料問題的第二個方法，就是應用替代品，這方法在歐戰時實行得很有成績。當時德國因為海口被封鎖，輸入極感困難，硬以鎂鋅鉛的混合金屬替代銅，以樹脂攀士來替代動植物脂肪。再如棉花，為火藥中必需的一種原料，但德國不能大量生產，於是以木質纖維來替代，原來日常生活上所必需的棉花，則以苧蔗來替代使用。不過這是替代品所製成的用品，往往質量不佳，成本很貴，在平時使用，有覺不甚經濟，但在抗戰過程中，為了求軍用品的充足，這些小弊病是不能顧及的。(二)在材料缺乏的時候，可以採用材料再使用的方法，譬如破壞的砲，無用的鐵器，以及用過的槍彈殼，都應設法收集起來，加以重製。這是節省原料的優良方法。

第四，物品儲藏問題 中日戰爭無疑是種持久戰，對於缺乏的必需品，要趕緊生產，對於剩餘的物品，要加以儲藏，以備他日的使用，決不能把一分物力虛耗於無益的地方。儲藏普遍有原料儲藏，商業儲藏，日常用品和戰用品四項，這種儲藏，應由政府來辦理，不要交商人來處理，因為商人的行動重在圖利，他們會利用囤積，而謀漁利。就以糧食為例，當新穀登場時，農人急於出售，市場上糧食數量極大，政府設法收集儲藏，一到供求失調的時候，政府便斟酌市場上需要情況，增減流通數量，這樣，一方面免去商人從中獲取不當利益的弊端，另一方面糧食市價不致漲落不定，而影響於市面的不安。糧食如此，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也應該這樣，由政府通盤計劃，予以統制和儲藏。

總而言之，經濟總動員的意義，就是把我們所有的經濟各部門配合着軍事，改編為適合於戰時的編制，在政府的控制下，專門從事於戰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

製造。不過，經濟動員固然由政府來領導，但其基本力量還是民衆，推動一切經濟力量還有賴於民衆。在這抗戰開始的目前，全國民衆都起來協助政府完成動員的計劃，另一方面，給敵人以絕對的經濟制裁，不買敵人的貨物，不運敵人的商品，不賣貨物給敵人，對於資敵和販買敵貨的奸商，予以嚴重的制裁，自從上海戰事發動以後，中國商人和日本原訂的四萬七千萬購買日貨的合同，業已聲明作廢，這是很好的現象，我們要知道，完成經濟動員是每一個中國人應負的責任。增加生產量，是直接的增加我們抗戰的力量，對敵經濟制裁，是間接的減少敵人的戰鬥力量。

抗戰中的資源供給問題

一

決定抗戰勝利的條件固然很多，而資源却也是一個主要的條件，因為現代戰爭不是肉搏之戰，而是資源的戰爭，誰的資源充足，誰能夠勝利。現代戰爭的目的，不在於把敵國的軍民完全殺盡，而在於破壞敵國的資源基礎，資源基礎一破壞，敵國的軍民必將飢餓而訂城下之盟了。歐洲大戰時，德國之所以失敗，實在因為法國封鎖其資源來路的緣故。況且由於戰爭科學的進步，破壞的力量很大，一個繁榮的大都市，如倫敦紐約，可於數小時內，變成瓦礫之地，所以要維持自己鬥爭的力量，必須有充分資源的準備；同時現代戰爭，是整個社會和整個社會

的鬥爭，社會上資源充足，人民無憂於衣食，社會組織可以安靜地保持，戰爭乃有勝利的把握，所以在建立戰時經濟體系的時候，其第一要着，在於充實資源。在抗戰開始的現在，對於資源問題，實有討論的價值。

戰時資源普通分爲五種。第一，軍械資源，如銅鐵鋁錫硝石鎵之類。第二，爲化學資源，如酒精，硝酸，硫酸之類。第三，爲燃料資源，如煤石油石炭等。第四，爲食料資源，如米麥豆糖等。第五，爲衣服資源，如棉，絲，麻，毛皮等。但我個人以爲這分類太複雜，不若分爲工業資源和農業資源兩種爲簡單而明瞭。軍械化學燃料等資源可以包括在工業資源範圍裏，衣服食料資源，可以包括在農業資源裏。那末工業資源和農業資源對於戰爭那一種重要呢？我們以爲同樣重要的，在戰爭的疇範裏，一砲一彈，固然重要，卽一草一木，也莫不有關於軍事的前途。德國當大戰時，因缺乏棉花，致製造火藥發生困難，因缺乏潤滑油，以

致機械的運用不靈，由於這些小小資源的缺乏，而影響於德國戰事上的失敗。所以對於農業和工業的資源同樣地加以注意。

中國的天然資源，素向以豐富見稱於世的，但因爲數十年來，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超經濟的壓迫，另一方面由中國本身政治經濟結構，都陷於不安定的狀態，所以天然礦藏和大好土地，都不能十足地利用，這是極可惜的。現在把資源的現狀，略述一下。

二

我們要建立戰時的經濟體系，在工業的疇範裏，以重工業爲其基本礎石，用重工業來推進輕工業，我說這句話，因爲重工業對於戰爭較爲重要，況且中國輕工業已有相當的發展，我們爲了要維持兩者的平衡性起見，應該側重於重工業基石的奠定，用重工業來扶助輕工業的發展。

中國素以地大物博著名的，土地有四百三十七萬四千八百二十五萬方哩，比歐洲只小十幾萬方哩，其中高原，山脈和沙漠佔去全領土面積三分之二，所以重工業的資源，並不怎樣缺乏。現在把各種資源的分佈狀態，略述於後。

重工業資源中最主要的，要算鋼鐵。中國蘊藏鐵量約有十萬萬十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二噸，大部份都在東北四省，僅遼寧熱河兩省已經佔全國總藏鐵量的百分之八十，現在東北淪亡，失去了鐵的資源的大半，所剩的只有二萬五千萬噸。加以這二萬五千萬噸，由於不平等條約的縛束，和因外債抵押的關係，其開採權，大半爲外人所佔有。現在中國每年所產的鐵砂，只有兩百萬噸，其中全部份依約必須輸往日本，因此中國自己的需用，常常不夠，每年要進口四五十萬噸。中國大好的資源，爲帝國主義者所奪去，實覺痛恨。

至於鍊鐵事業，也極疲敝，新式的鍊廠，爲不景氣所襲擊，大半停閉。除了

漢口譚家磯六河溝公司鍊廠，及山西陽泉鍊廠還能維持外，餘如龍烟公司，漢冶萍公司，保晉公司，宏豫公司，都已關閉，每年只產二十七萬餘噸，而遼寧日人所主持的昭和製鋼所，每年却能產三十二萬餘噸，相衡之下，真大相徑庭呢。

其次，建設重工業的重要資源，當推石油，中國所儲藏的石油，其正確數字，還沒有調查清楚，據現在可知數字，約爲四三三七兆桶，而其中二一一兆桶在東北四省，約佔半數。至產量，據民國二十三年的統計，陝西延長，甘肅川新，河北井陘煤礦，石家莊鍊焦廠，以及撫順頁岩油等處總產六七四八一桶，但東北四省却獨能年產六七四八六八桶。我國的產量不夠需用，各種油類，每年約進口五百萬桶。

第三，說到煤，中國的煤藏，可稱豐富，一九一三年北洋大學教授杜萊克在加拿大萬國地質學會提出中國煤藏數字爲九九五五八七兆噸，同時日人井上禱之

助也發表數字爲三九五六五兆噸，相差有三十倍，這種估計，都不可靠。近年地質調查所發表的數字，比較可靠，全國總儲煤量爲二四三六六九兆噸，其中東北四省有四六一〇兆噸，中國本部，以晉陝兩省爲最富，佔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本部每年產煤爲一一五四九九九噸，而東北四省被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以後，煤產量大增，每年產煤能力爲九五七六六七六噸，和中國本部產量相差不遠，中國每年出口八一一九九六噸，入口一〇三八四九四噸，入超二二六四九八噸。

其他如銅，國內能產銅鑛砂三百萬噸，但因爲沒有鍊銅廠，全數輸出，我國所需用的銅，反而仰給外人，每年進口總在十四萬以上。鑛砂鉛等產量不多，大半有賴於國外的輸入。總之，中國重工業的資源，藏量並不爲少，但因帝國主義的侵略，多被外人所控制，中國自己的需用，反而仰給於外人。

至於輕工業的資源，以棉花，絲，呢絨，毛革爲主。棉花不但爲民生資源的

最主要之一，即在國防經濟的疇範裏，也是必需的原料，棉花含有小量的不純礫分，可以製爲棉火藥。現在全國產棉量，據華南紗廠聯合會的調查，二十三年爲一一二〇一九九九担，二十四年爲八一四二九一一担，但中國的棉花需要量却不止此數。中國棉花的需要量，可以從兩方面去觀察，一方面爲全國紗廠的需棉數量，另一方面爲人民日常所用的棉絮及手工紡織的需棉數量。全國紗廠的紡錠，二十三年爲五三八二〇〇個，其中日商佔二二四三〇〇〇個，英商佔一八八〇〇〇個，據專家估計，每一紗錠，約需皮棉兩担，共計約需一〇七六四〇〇〇担，其他手工紡織和雜用的棉量，約爲四百五十萬担，總計需要量爲一千四百五十萬担左右，中國的產量，不夠應用，自民國二年以來，棉花輸入年年增加。

其次說到毛紡織物，中國的毛紡織業始於光緒初年，以左宗棠所創設的甘肅蘭州織呢局爲嚆矢，但雖有數十年的歷史，進步却很慢，中國人所開設的工廠

並不多，總計只有一六一五四紗錠，每年產量只值八七九九〇〇〇元，每年輸入總在二千四百萬元左右。不過我國每年輸出的羊毛，二十五年有一千九百餘萬元，倘把這些資源自己來應用，倒也足夠自給而有餘。

最後說到絲，從前中國絲的出口，每年終達十餘萬担，但自民二十年以後，受日絲及人造絲的影響，幾於一蹶不振。每年人造絲及絲織品的入口，終在八百萬元以上，生絲的出口，只有二千多萬元，自二十五年以來，稍有起色了。

工業資源，當然不止上列數種，現在爲節省篇幅，不能多多介紹。

三

中國是農業國家，農民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但農業資源的現狀怎樣呢？中國農產物，分爲食料原料兩種，食料如稻米，麥，高粱，糜子，玉米，甘薯，豆類等，原料如花生，芝麻，菸葉等。

農業資源的基本來源，是為土地，中國領土固廣，但因為山脈佔去全面積的百分之三十，高原佔其百分之三十四，邱陵地佔其百分之九，所以可耕地並不十分廣大。翁文灝先生說：「我們常常聽說中國地大物博，地大地小是一個問題，地好地壞又是一個問題，如果是石田，雖大也是沒有用處的。」這句話實在說得不錯，我們一看中國十八省本部已耕地面積及土地總面積的比較表，便可以明白：

省別	總面積(華畝)	已耕地面積
河北	二二五七〇九一二〇	一〇三四三二〇〇〇
山西	二五九九四五九二〇	六〇五八四〇〇〇
陝西	三一一三二七〇四〇	三三四九六〇〇〇
甘肅	六一一二三二一六〇	二三五一〇〇〇〇
山東	二四六八八七六八〇	一一一〇六六二〇〇

河南	二七六一一〇四〇	一一二九八一〇〇〇
江蘇	一六九六一九六四〇	九一六六九〇〇〇
安徽	二二九一七四四〇六	五三五一一〇〇〇
湖北	二九二四九七九二〇	六一〇一〇〇〇〇
四川	六四八三〇六八八〇	九六五四〇〇〇〇
浙江	一六〇三三八二〇〇	五六六七〇〇〇〇
江西	二七〇二一六九六〇	四一六三九〇〇〇
湖南	三四六〇六二〇八〇	四五六一二〇〇〇
廣東	三五九五八二一六〇	四二四五二〇〇〇
廣西	三五三一五九〇四〇	四三九二五〇九〇
雲南	六四〇一九〇七二〇	二九六一一八六三
貴州	二八八四五五二四〇	二三二七四〇〇〇
西康	七五九二四一六〇〇	——
總計	五八八三〇八〇三二〇	一〇六三〇三〇六三〇

根據上表計算，中國十八省的墾殖指數為百分之一八·〇七，比全國的墾殖指數百分之七·六五，高出許多，但跟歐美國比較起來，還差得很遠，美國的墾殖指數為百分之五一·八，德國的墾殖指數為六三·一，法國的為四十。中國墾殖指數之低落，第一由於中國的山脈高原衆多，不宜於耕種，第二由於中國生產技術的幼稚，許多可耕地還沒有利用。其次，中國土地的墾殖指數既不及外人，其生產率也很低落，每畝土地的農作物的產量，遠不及歐美國家。民國二十五年的主要農作物的產量，估價如下：小麥為四六一五五〇〇担，大麥為一六二七四八〇〇担，豌豆為六五〇九六〇〇担，燕麥為一八〇三六〇〇担，稻梗稻為八五九六〇一〇〇担，糯稻為九〇九五九〇〇担，高粱為一五五一九三〇〇〇担，大概而論，去年農產物，可以說是豐收，雖不能說是十足年，但比上年增加許多了。例如小麥一項，竟打破五六年來的記錄，高出前年約三千

五百萬市担，這是應該重視的。

不過去年雖是豐收，仍舊不夠自足自給。去年洋米進口，約有三一〇三〇〇〇公担，入口總值為一千一百八十八萬海關金單位，小麥進口為一百十六萬公担，其他大麥豆類進口也不少。去年為幾年來所未有的豐年，但入口數目還這樣的鉅大。今年，四川的旱災幾遍全省，河南的旱災也極嚴重，災鴻遍野，竟有着人吃人的慘劇，今年收成之不能豐收，自在意料之中，則米麥的進口，恐較去年為多，中國為一農業國家，所產糧食，尚不能自足自給，實在令人胆寒。

四

從上面所舉的事實看來，不但工業資源不夠戰時的需用，即農業資源，也不能自給，將來戰爭一延長，國內生產量驟減，海口被封鎖，洋米又不能充分輸入，其糧食恐慌，實在要想法解決的。現在帝國主義國家解決資源的途徑，是攫取

殖民地，奪取殖民地的資源，但被壓迫的民族，却爲相反，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收回自己的資源。中國是被壓迫的民族，東北淪亡，煤鐵資源被日本帝國主義奪去不少，即使中國本部的鑛權，百分之五十完全在外人支配之下，百分之二十五爲中外合資，其實權也操在外人的手裏，國人自己有主權者，不過百分之二十吧了。所以解決資源問題的先決條件，在於收復失地和收回鑛權，不過在這先決條件未解決以前，我們也可以採用下列的幾個方策。

(一)開墾土地 中國全國的可耕地，據翁文灝先生的估計，中國本部的華北，白河黃河下流平原區，揚子江下流平原區，中部的邱陵區，東南沿海區及四川盆地共有七十萬方哩的可耕地，東北平原區約有十二萬方哩，其次西北各局部平原區包括渭河平原，綏遠平原，河套平原，寧夏平原，甘肅西部的長狹地帶，和新疆各地合計爲四萬七千萬方哩，除西藏以外，全國可耕地合計爲八十六萬七千

方哩，即五萬萬五千四百八十八英畝，除去坟墓池塘湖泊住宅佔二三成和已耕地一三七三九八四二四〇華畝外，大約尚有可耕而未耕的土地約一七二六〇〇〇〇〇〇華畝。

這些可耕未耕地，我們都可以想法去開墾，但近年來。因農村破產的緣故，荒地年年增加，殊為可惜。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所頒佈的土地法，對於開墾公荒辦法，規定得很詳細。所有的公荒，農戶可自由向主管機關請求承墾，承墾人自墾竣之日起，無償取得土地的耕作權，每年納地租。租額以不超過土地正產物收穫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但自取得耕作權日起，可以免納五年。二十二年二月內政部實業部又會同訂立獎勵輔助移民規則，對於移民，貸給購買種籽食糧的資金，到墾地成熟以後，分年攤還。這種開墾辦法，政府規定得很詳細，可是因為農戶個別地去墾殖，所開墾的面積極少。最好這種墾殖政策，由政府設立

專門機關來主持，強迫游民和失業的人移到荒地衆多的省份去墾殖，則將來一定很有成績。

(二)改良耕種技術 中國生產技術幼稚，地力還不能百分之百地利用，所以生產力很低落。例如小麥我國每畝只能產九·七市担，比丹麥小三·四倍，比英有小二·六倍，比日本小百分之三九，我們要增加生產量，必須改良耕種技術，改良技術的意義，是要使耕種技術的科學化。

改良技術的方法，不外乎兩種，改良農具和改善耕種方法。改良農具的原則，在於使農具逐漸機械化，中國原有的生產技術，還陷於原始狀態的，對於耕種的工作，還以人力爲主，至多也爲不過利用些獸力。現在歐美各國，都用機器耕種，節省人力，降低成本，而收穫頗大，和中國原始狀態時農具相比較，真是差得太遠了。

改善耕種方法的原則，在於以人工替代自然。農業生產本來是一種自然的程序，但現在的農業，逐漸人工化，用人爲的程序來替代自然的程序。中國的農產，完全依賴於天然，毫無控制自然的能力，天旱只好天旱，土壤壞只好土壤壞，無辦法好想。歐美諸國現在能用盤種方法施行於土壤壞劣的地方，用科學方法拔選優良種籽，而淘汰劣種種子，結果很良好。中國也可以倣效他們，不過因爲經濟關係，或不能普遍施用，但也不妨提倡，引起農民的注視。耕種技術的科學化，不但可以增加生產量，還可節省人力和財力，對於食糧資源的貢獻很大。

其次，對於旱水災的救治，也應注意。中國素向有荒災地之稱，幾乎無一年沒有災荒，民國二十年皖湘鄂豫贛閩浙冀粵蘇等十六省水災，二十一年吉黑魯豫皖冀湘魯粵等水災，二十二年黃河決口成災，二十三年十四省水災，十七省旱災，二十四年長江黃河均泛濫成巨災，年來旱水災的損失，可說無數。今後對於治

河的治本治標，應該分別施行。

(三)開採礦藏 中國的礦藏，並不缺乏，如煤礦，據地質調查所的估計，有二千五百億噸，但現在全國的煤礦開採能力，每年不過二千七百萬噸，這種豐富的礦藏，自己不去開採，實覺可惜。至於開採礦藏，以國營為原則，因為中國是個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國家，民族資本未能長足地發展，民族工業，也很幼稚，所以大規模的企業，不能不用國家資本去推動。

此外，開採礦藏的機關，不應東一家，西一家，雜亂無章，必須要有統一性，最好定一個地方為中心區域，這中心區域的建立，應該以資源出產豐富，交通便利，非戰爭前線為根本條件，例如山西陝西藏煤最富，交通也方便，可以於該地建立一煤礦的中心區域，以俾人力集中，財力集中，而收事半功倍的效力。

(四)開辦鍊鐵廠和化學工廠 僅僅開採礦產，而不開辦鍊鐵廠，還是沒有用的

，如銅砂，中國每年能產二百萬噸，但因沒有鍊銅廠，全部輸至外國，經外國鍊成後，再售給中國。中國現在所急需開辦的戰時工業，有鍊銅工業，酸類工業，製鋁工業等。中國的製鋁和酸類工廠，迄未成立，將來海口被封鎖，外國的無法輸入，前途殊為危險。民國二十年實業部與英國卜內門公司接合資開辦硫酸廠，但到現在還沒有成立。前幾年實業部在上海設立了酒精廠，湖南廣西等省，也各有酒精廠，不過上海的戰爭已發生了，不久或有化為瓦礫的可能，所以上海設立國防工業的工廠，實屬不甚妥當。至於鋁，為空軍中必需的物品，中國雖不產鋁，但可以用礬石製成氯化鋁素，所以中國開辦鋁工廠，其原料可不生問題。

此外解決戰時資源問題的次要方法尚多，不在這兒枚舉了。總之，解決資源問題為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要獲得勝利，必須先行充實戰時資源，時機已危急了，希望政府和人民同時來設法解決戰時資源問題。

抗戰中的民衆動員問題

任何一種革命運動，都應該以民衆爲基礎，才後能有成功的把握，這次中國的抗戰，是整個民族和整個民族的鬥爭，是全體中國人和全體敵人的鬥爭，所以在抗戰的潮流中，最基本的過程，是民衆的過程，一切政治經濟軍事的過程，要放在民衆動員上，才能表現作戰的效能。否則所有的政治經濟各部門的動員，都是虛構的幻想。

現在是全面抗戰的時期了，地域絕對沒有前方和後方的區別，在立體戰爭發展到高度的現在，飛機可以飛到任何一個角落去炸轟，中國每一個角落都成了戰場；抗戰的責任也沒有軍人和民衆的分別，每一個人都是參戰的鬥士。過去有一

部份人，都有着自私的觀念，上海有戰事，居住在浙江的人大可以不管事，橫豎砲彈落不到頭上來，但現在，敵人的全面侵略粉碎了這部份人的自私觀念，無論何地的每一個人隨時都有做亡國奴的可能，也同時都有做忠勇戰士的機會。蔣委員長已沉痛言地說過：「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北平若果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一地之存亡是關係於整個民族的存亡，衛護華北，衛護上海，不只是華北上海民衆的責任，同時是四川湖南等省民衆的責任，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所以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全國民衆總動員。民衆動員的目的，就是要在統一的指揮下，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爲忠勇的戰士，一舉一動都抗戰化，把每一滴血，每一滴力都消耗到抗戰上去。

動員民衆就是武裝民衆，怎樣武裝民衆呢？我以爲可從兩方面講，第一，要

民衆集體化，第二，要工作抗戰化。

現代國家的結構，必須要集體化，組織化，才能發揮國家的力量。集體化的意思，是使全國民衆在共同的目的下，結成一個整體，結成統一的民族戰線。任何團體，有了嚴密組織，才能發生作用，正像人體的細胞一樣，因為細胞間有嚴密組織，人體能夠生存。要使民衆組織健全，必須要使全體民衆的目標一致，信仰一致。在現在，我們要抗敵，必須絕對地信賴政府，不能對政府有半分的懷疑，政府之決心抗戰，政府之能領導民衆抗戰，已有具體事實的表現。我們在政府的領導之下，嚴密的組織起來，發揮抗戰的力量。

組織可以從縱橫兩方面去着手，縱的方面，以地域爲劃分的根據。編訂戶籍，充實原有的保甲組織，嚴密相互間的聯絡，做到甲長能靈活的運用戶長，保長能靈活的運用甲長，鄉鎮長能靈活的運用保長的目的，同一保甲的組成員都居住

在一處，保甲長的生活和各戶長的生活都打成一片的，所以倘能運用妥當，是極能發揮抗戰力量的。橫方面的組織，則打破一切地域上的界限，以職業和志趣為組織的重心，運用原有職業團體和自由團體，組織各種抗敵後援會。農業的組合從事農業上的抗敵工作，工業組合在工業的疇範裏，從事於抗敵的工作，就是要使每一個產業部門都戰時化。無論農人組合也好，工人組合也好，以及其他組合也好，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為抗戰而流盡血汗，不虛耗一分的人力，不虛耗一分的金錢，這樣才可以算做到民衆總動員的境地。

所謂工作抗戰化，便是這個意思。怎樣使工作抗戰化呢？這可從努力助戰工作和平日工作抗戰化兩點上講。

我們都知道民族抗戰是種長期艱苦的工作，必須需要多量的戰費，才可以戰勝敵人。全體人民應該節省私人的用品和金錢，把所有的財力都供獻給國家。我

們是被侵略的國家，現在所發動的戰爭是抗戰的姿態，無疑的，抗戰是種消耗戰，武力是以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鞏固而充分，才後抗戰可以持久。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實施侵略戰爭，已增加五萬萬元的預算，聽說最近又要增加二十萬萬元的戰費，日本的國民，有些竟捐資助戰的，他們侵略國的人民尙且如此，我們被侵略的民衆，更應怎樣地毀家紓難呢？誰都知道，個人的生存是繫於民族生存上的，民族生存就是全體個人的生存，民族一亡，個人的一切財產名譽與生命都跟着亡了。所以，我們在國家未亡的時候，應該把全部的財力都供給國家，用到抗戰上去。這是助戰工作之一。

我們不但要出財力貢獻國家，並且把人力也用到抗戰上去。在戰場上需要人力的地方很多，我們可以組織救護隊，守望隊，拱架隊，義勇隊，偵探隊，別動隊，通訊隊，游擊隊，消防隊等等，來幫助軍隊作戰，在後方，我們也可以做鋤

奸和救護難民的工作，我們都明白，漢奸是幫助敵人來侵略我們的，同樣是我們底敵人，我們應該予以嚴厲的制裁。

我們之所謂民衆動員，是不是叫民衆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專門來做助戰的工作呢？不是的，助戰工作固然重要，平日生產工作也極重要，不過我們要把日常工作抗戰化，把一切工作爲抗戰而努力，放棄與抗戰無關的工作，而專門致力於與抗戰有關係的工作，譬如過去製造化裝品的資本家和工人，在這戰爭的過程中，可以拋棄化裝品的製造而改爲戰時用品的製造，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原料和金錢的無謂消耗，一方面可以增加戰時生產量，對於作戰的效能上是極有幫助的。

總之，我們要把抗戰工作融化在日常生活裏，使每一個人，沒有一秒鐘忘記抗戰，沒有一秒鐘不爲抗戰而努力，各人要在其本身工作的疇範裏表現抗戰的功

能。寫文章的人努力寫抗戰文字，農民竭力耕耘，設法增加生產力，工人努力生產，大量地製造軍需品。無疑的，現在抗戰是長時期的抗戰，要維持長期抗戰，必須先謀經濟的穩定。記得有人說過，現代戰爭不僅是武力戰，而是經濟戰，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他國家經濟力量的鬥爭，所以在抗戰期間，我們應該格外的增加生產效率，因為戰時，有許多戰區不能生產，有許多人民去參加直接戰爭，不能從事生產，所以我們要增加生產力，使一地能有兩地的農產品，一人能有兩人的生產量。我們要知道，多生產一斗米穀，多製造一件物品，便是增加一分國力，也就是增加一分抗戰的力量。

現在是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了，要挽救民族國家，非動員全國民衆是不能成功的，抗戰不是一部份人的責任，是全國民衆的權利和義務。在未開戰以前，有的主張以和平方式來處理中日問題，有的主張以戰爭來打碎敵人的侵略，各人底

觀點雖有不同，但現在抗戰的序幕一揭開，則全國輿論，全國民衆，必須歸於統一。過去無論是王戰主和，現在都應該參加抗戰工作，我們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四萬五千萬同胞是整個的。用整個的力量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無厭的侵略。

不幸有少數的人們，都專門顧到個人的利益，試觀近來的外匯一天天增高，富人們正把金錢流到外國去，崇價一天天飛漲，奸商們正在利用抗戰而獵取漁利，這些人見了那苦力節衣縮食來捐款的情形，未知將怎樣慚愧呢。在這個時期，有了大我，然後有小我，世界上決沒有民族淪亡而個人利益能保持的，我們要剷除自私的觀念，剷除怕死的心理，我們決不是屬於自己的，而是屬於整個民族的，要爲民族生存而犧牲一切，土耳其之所以能獨立，蘇聯之能夠革命成功，不是用民衆的鮮血去換來的嗎？用我們一滴滴的血，用我們的汗，來塗染這垂危的民族，爲民衆汗血所塗染的民族，將永久地適於世界。

抗戰中的運用國聯問題

——國際聯盟與抗戰的對立——

一

誰都知道，現在的國聯將瀕於破產的境地了，國聯自成立以來，已有十八年的歷史，在起初的幾年間，因為各帝國主義對於歐戰的疲勞還沒有恢復，同時，相互間的對立，還沒有普遍地尖銳化，所以國際糾紛並不多，由於這國際環境的順利，國際聯盟的「護國際和平」的紙老虎，還沒有撕破，但近五六年來，國聯却碰到了幾個大暗礁，於是這紙老虎終於被一般人所窺破了。第一個暗礁，是中日事件。自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了東三省的土地，中國政府根據國

際聯盟規約，向國聯控訴，但國聯除了通過些空洞的決議案，以及派調查團到中國來一次外，到底給了些中國什麼呢？國聯在日內瓦開會，而日本却在砲轟錦州，終於我們在依賴國聯的面幕之下，失去了東北，這不能不說是國聯的無能和破產。由於這慘痛的教訓，我們已明白地認清了國聯的真實面貌，牠並不是維護和平的機關。

這一個暗礁固然使國聯失去了不少的威信，而歐洲的若干民族還是迷夢着國聯雖不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機關，但至少是維護歐洲和平的機關，但不久這個迷夢又被打破了。德國因在國聯軍縮會議上爭取軍備平均權沒有成功，便片面地撕破凡爾賽條約，進兵萊茵河非武裝區域，但國聯對她僅僅責備了一頓之外，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制裁。一九三五年的意阿戰爭，英國爲着保衛其在北非蘇彝士運河和地中海的利益，運用國聯對意經濟制裁，這樣反對一個大國，在國聯的歷史上，

還是第一次，一般人都以為國聯的靈魂可以復活了，不意五國委員會開始就違反國聯盟約，對意大利提出許多讓步的意見，所擬的霍爾賴伐爾的解決辦法，更以阿比西尼亞的大部土地，去酬報意國的侵略行為。後來霍爾賴伐爾的辦法，雖因反侵略力量的伸長而擊破了，但經濟制裁却因各國意見的不統一，終於由不澈底實行而竟宣告取消了，因此阿比西尼亞，在「宣揚文明」的旗幟下，被捲入了意國的懷抱。

由於這些事實的說明，我們對於國聯能否維護和平這問題，發生了極大的懷疑。不但弱小民族對牠失望，即使幾個把持國聯的強國，也在曼聲嘆氣，例如英國，她以為國聯業已失敗，集體安全的整體觀念已經破產，所以，國聯在現實的形勢下，祇可以作為一個國際諮詢與和解的團體，而修改盟約；英國想把各國對國際聯盟規約第十條和第十六條所負的義務，予以取消。再如法國，也承認國聯

已到了危險的境地，主張用一種保障條約的補充制度來增強國聯的力量。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國聯大會開會，以修改國聯盟約為其最主要的議程，當時，因蘇聯中國以及小協約國的反對，認為取消盟約中之自動的和普遍的參戰義務，是遷就侵略國家的行為，終於通過了不修改盟約的決議案，但各國對於國聯態度的分歧，暴露無餘了。

我們中國是個弱小民族，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了，爲了求抗戰的最後勝利，對國聯採取什麼態度呢？現在，世界各國，有的主張消滅國聯，攻擊國聯，如德意日諸國，因爲她們都是企圖打破世界現狀的國家。有的主張維持國聯，愛護國聯，如法英諸國，因爲她們是要維持既得利益的國家。我們中國，既非企圖打破現狀的侵略國家，也非被保持既得贓物的老大帝國主義，本身是個不折不扣的弱小民族，對國聯的政策，應該怎樣呢？

現在，常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侵略我們的現在，我們不但要抗戰，還要運用救亡的外交，在運用外交政策的時候，首先對國聯應有新的認識，所以對於國聯再認識的討論是必要的。關於這個問題，國人已有許多不同的意見，金則人先生在世界知識寫了「國際聯盟的再評價」，丁振青先生也寫了「國際聯盟與中國」，今年譚輔之先生在思想月刊上發表了「強盜機關能變成和平機關麼」，因此引起了魯夫，金仲華張叔達諸先生的反駁，於是造成了一場小小的論戰。在這諸位之中，大體上可分為兩派，一派主張擁護國聯，因為國聯自蘇聯加入以後，已起了質的變化，由強盜機關變成和平機關，另一派主張攻擊國聯，因為國聯始終是個強盜機關，有害於弱小民族的解放。這兩派，為了便利起見，想冠以名稱，但一時想不出相當的名稱，現在暫時把前者叫做和平機關派，後者叫做強盜機關派，茲就我個人的意見，把這兩派加以批判。

和平機關派，像金仲華，金則人，魯夫，丁振青，張叔達諸人，都可以說是屬於這一派的。無論他們嘮叨地說了幾千幾萬句話，但總括起來，不外乎說「國聯會一度爲強盜的分贓機關，這是誰都不能掩飾的，也是誰都不該掩飾的事實」，「然而情勢發展到現在，戰爭的危機又已經深化了，戰神又降臨了，國際聯盟便隨這情勢的發展而起質的變化」；「自蘇聯入盟之後，國聯之轉變爲和平機構，算是得到了一個極有力的推動，國聯之在今日已漸漸地成爲維護爭取集體安全制度的一種工具了」。說來說去，只是說國聯自蘇聯加入後，已由強盜機關變爲和平機關，所以這一派也可以叫做國聯變質派。

在沒有評論這派之前，先要知道什麼是和平，我們固然需要和平，但決不能抽象地擁護和平，我們的友邦，不是天天在喊着東亞和平麼？但這和平是帶有侵

略的刺的；國聯所標榜的和平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不是的，這和平是帝國主義爲要維持其既得贓物而所喊出的和平，並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必須放在世上各民族絕對平等的基礎上的。誰都知道，國聯是帝國主義的集團，是歐戰後巴黎和會中的產物，這樣的國聯，能說是真正的和平機關嗎？能說是謀民族一律平等的和平機關嗎？我想，只要稍有常識的人，總不會有這樣夢想的。然而可惜有些所謂新思想的智識份子却高聲地喊「國聯是和平機關而自蘇聯加入後變質了的」，這簡直是笑話。

蘇聯加入後，國聯到底會不會變質呢？即使我們說蘇聯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加入帝國主義把持的國聯，國聯便會變質，那等於說一羣狗裏，放入了一只貓，就全體變成貓；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裏，有了一位社會主義政黨黨員的議席，這國家就會變成社會主義國家，這簡直是開玩笑。

記得數年前，這些變質論者都是反對國聯論者，我非常懷疑，恐怕國聯倒並沒有變質，而這些論客們的本身却變了質了。

我們再從事實上來觀察吧，蘇聯是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一九三四年以前，中國向國聯請求主持公道，固然沒有什麼實際的幫助，但意阿戰爭發生於一九三五年，要是蘇聯加入使國聯變質的話，那麼對阿比西尼亞有實力的援助了，但事實上呢？還是和處理九一八事變一樣，阿國皇帝被迫出走了，蘇聯也沒有什麼動靜，所謂變質，到底變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蘇聯之加入國聯，是不是爲了世界真正的和平呢？社會主義在蘇聯已起了質的變化，蘇聯現在正和各帝國主義採用妥協政策，對於扶助弱小民族解放的世界革命政策，至少可說現在，是已放棄了。所以蘇聯之加入國聯，並不是爲了謀世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真和平，而是爲了要保持蘇聯自己的地位。因此我敢

說：這些國聯變質論者不是站在中國立場說話，而是站在蘇聯立場上說話的，不是在歌頌國聯，而是在歌頌蘇聯！

但話又說回來，國聯雖不能搖身一變，變為和平機關，但就現階段來說，國聯是企圖維持世界現狀的機關，蘇聯之加入，雖不能使其變質，但會增加國聯維持現狀的力量，現在英法諸帝國主義，他們是老大的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的侵略，已達到飽和狀態，爲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便高喊維持現狀的口號，國聯自德日退出之後，大部份爲英法蘇諸國所把持，所以國聯的口號，也是維持現狀，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認國聯變質，牠始終是個帝國主義的集團。

在這些高喊國聯神聖的先生們裏，以金仲華先生的高見爲最澈底而漂亮，他在「國際聯盟與中國外交」中說：「國聯這個美麗的孩子，還是值得愛護的，」
「牠（指國聯）的產生的背景，無疑地是代表着一種超國家的和平組織的理想。」

金先生認「國聯是超國家的，」既是超國家的，那麼國聯對其會員國可行施獨立的權力了，但事實上却不能，會員國的主權仍然無缺，試觀國聯表決重要案件時，須全體通過，便可以明白。本來，帝國主義不是一個國際的統一制度，而是一個勢力時常變遷之各種國家集團的對立制度，因為在國際上沒有一個超國家的經濟組織，所以同樣的，在國際上也不會有起國家的政治機構。國聯之不能成爲超國家的統一機關，其原因即在於此。金先生竟異想天開，說國聯是超國家的機關，除了說他沒有政治常識以外，能說他什麼呢？

關於國聯是和平組織的理想這一點，我前面已批評過了，不再多贅。我個人也主張維持國聯，但並不由于「國聯是代表着一種超乎國家的和平組織的理想，」我雖也愛這種孩子，但並爲了這是「美麗的孩子，」這方面的意見，留在後面再說吧。

其次，再說到強盜機關派，主張這派的，只有譚輔之先生一人。譚先生說：「國際聯盟始終是個強盜機關，」「不分析某些帝國主義者口中所稱的和平之本質，不揭穿國際聯盟這一強盜機關的本質，不去真正做將來的大眾的世界的和平的工作，不去先掃除造成社會分裂阻礙真正的和平的現成秩序，只一味苟安旦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乞憐於一夥強盜，不去做下層的基本工作，而只求上層的拉攏，這是在蒙蔽一般弱小民族和勤苦大眾的求獨立解放的意識，是真正的和平的罪人！」又說：「我們不僅不依賴這國聯，不擁護牠，不轉變牠，而且我們要暴露牠的真象，要攻擊牠，要把那強盜分贓的機關，連着強盜們一齊打倒，我們才不會再被強劫。」

譚先生說國聯始終是帝國主義的集團，這意見，我是贊同的，不過，他要立

即消滅國聯的意見，我不敢贊同，國聯既是帝國主義的集團，在將來，無疑我們是要消滅牠的，但現在，爲了現實的支配，我們也可以暫時地利用牠。因爲牠雖不是真正的和平機關，但現階段來說，可稱是企圖維持世界現狀的機關。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反侵略，反戰爭，在這點意義上，我們可以維護國聯。

我們再拿歷史來證明，國聯的歷史，祇能從帝國主義之關係與對立的基礎上去攷察，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祇有在對付一個共同敵人的時候才能實現，我們從這一個觀點，去分析國聯的歷史，牠發展的過程，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爲對德時期，其次爲對蘇時期，第三爲對德日意時期。照國聯最初的觀念來說，牠是要維持歐戰結果所造成的秩序，使德國永久居於屈服的地位，我們試觀國聯最初之凡爾賽條約的不能分性，便可明白，所以國聯在創始時期，其對象是爲德國。但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在蘇聯成功，使帝國主義

們寒心，於是把國際的對象，從德國而漸轉向蘇聯，對蘇聯取了包圍的局勢。一九一九年三月喬治勞合致和平會議的備忘錄中，便公開地承認國聯是防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唯一辦法，他說：

「假如我們要獻給歐洲以一個防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唯一辦法，那末我們必須要使國際聯盟，一方面成爲對那些願與鄰國公平交涉之國家的一個保障，一方面則又爲對於那些侵犯鄰國主義之國家的一個威脅，不管這些國家是帝國主義，或者是帝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派。」

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明白：國聯最初並不是各國的聯盟，而是要對付德國和蘇聯而結合的，起先着重於德國，後來漸漸地轉移到着重於蘇聯，一九二六年德國之加入國聯，便更加重了反蘇聯的觀念，這可說是國聯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時期。

後來世界經濟的恐慌，格外加深，不景風的空氣彌漫了整個的世界，這經濟恐慌的結果，使國際政治的局勢起了很大的改變，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間，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間的對立和矛盾，格外地普遍化和尖銳化，一九三一年日本強據中國東三省的砲聲，響遍了世界，德國撕破了凡爾賽條約，進兵萊茵河非武裝區域，一九三五年意國也發動了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這幾個事件，使世界各帝國主義分成了兩個集團，一方面就維持世界現狀的帝國主義如英法諸國，另一方面爲企圖打破世界現狀的帝國主義，如德日意諸國，這種現象反映到國聯方面去的，便是蘇聯之加入，德日之退盟和意國的破壞國聯，使國聯之對象由蘇聯而轉移於德日意諸國。我們中國是弱小民族，現階段的外交政策，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原則之下，可以和任何其他帝國主義，蘇聯和其他弱小民族相聯合，來對抗目前唯一的大敵人。我承認任何帝國主義都帶有侵略性，但我們可以利用維持世界現

狀的帝國主義所操縱的國聯，來對抗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是可能的，同時也必需的。譚先生不明白現在帝國主義間對立的形勢，因此他不能利用她們，同時也不能運用國聯。

譚先生的話說得很漂亮，他說『我們要暴露牠（指國聯）的真象，要攻擊牠，要把強盜分賊的機關連着強盜們一齊打倒，我們才不會再被強劫。』譚先生雖調子高得很高，但心想打強盜們是一個問題，事實上能不能打倒也是一個問題，蘇聯是個實力較為充實的國家，尚不敢公然把『強盜們一齊打倒，』而像中國這樣一個弱小民族，反抗一個最大的敵人，勝利雖然有把握，要是負起立即打倒一切強盜們的重責，事實上恐怕不可能吧？固然，打倒一切強盜是我們的理想，但實現這理想，決非一步就能成功的，所以譚先生的理論似乎有了左傾幼稚病的嫌疑。

四

總括起來說，我們對於國聯，固不必怎樣奢望，但亦不必怎樣悲觀，國際聯盟既不像金仲華先生所說的是『超乎國家的和平組織的理想』，亦不是像魯夫等先生所稱的會變質，同時也不像譚輔之先生所謂『應該馬上打倒牠』。『國聯過去是強盜機關，現在仍舊是個強盜機關，不過我們中國，現在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割之下，我們爲了要打倒這個帝國主義，必需聯合反侵略的一切力量。因此對於國聯，在現階段的反日德意的侵略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加以維護，加以擴展，使其確能做到反侵略而維持現狀的目的。』

或許有人不贊成我底主張，以爲運用國聯是亡國的政策，阿比西尼亞應用了國聯，不是到底亡了麼？中國過去向國聯乞憐，不是失去了東四省麼？阿比西尼亞雖亡了國，但因爲運用了國聯，至少使意國有了不少的麻煩，而引起世界各國

的公怒。經濟制裁雖不能發生大的效力，但至少給意國有所牽制，所以阿國的亡國絕對不是由於運用國聯的緣故。再如中國，過去對於國聯，說不上運用，而是依賴，自己不發動敵抗的戰軍，而專門依賴別人去反抗，世上是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情的，要是那時中國能抗敵，也許國聯，或國聯中和日本利益相衝突的其他國家，對中國會施以相當的幫助。我們再從反面來說，日本和德國爲什麼要退去國聯，意國爲什麼也以退盟相威嚇，可見國聯多少給那些打破現狀的侵略國家終有些阻礙的，否則爲什麼要退出國聯呢？

不過，我們之運用國聯，絕對不是依賴國聯，我們要維持領土的完整，必須以「自力更生」爲主，而以運用救亡的外交政策爲副。一方面我們發動偉大的民族鬥爭，另一方面把國聯當作爲一種外交手段，聯合國聯中和敵國有利害衝突的國家，使其加強國聯反侵略的力量。

我們反對國聯萬歲主義，同時也反對國聯無用主義；在現在抗戰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運用國聯，但僅僅是運用，而絕對不是依賴。

中國抗戰的前途

現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這表示着中國的抗日運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地域上講，從局部抗戰展開到全中國的抗戰，從範圍上講，由軍事的抗戰進展到整個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各部門的統一抗戰，這樣偉大的抗戰，是斷定中國存亡的唯一命運。勝利便可以驅除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得到整個民族的自由，否則將淪為敵人的殖民地了。

自從九一八以後，抗日運動從來沒有一刻休止過，但都比不上現在這次的偉大和劇烈。民國二十年馬占山在齊齊哈爾嫩江橋的抗戰，二十一年一月蔡廷鍇張治中在上海的抗戰，十一月李杜蘇炳文等在呼倫貝爾的抗戰，二十二年徐庭瑤等

在長城各口的抗戰，二十五年傅作義在綏遠的抗戰，以及東三省義勇軍的長年苦鬥，屢次給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但結果上說，這幾次抗戰都是失敗了的，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難道我們前線將士的戰鬥能力不及敵人麼？不是的，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於這些抗戰的姿態都是局部的。我們要知道，日本之侵略我們，有着貫的政策，每一次武裝侵略，不但在事前有相當的佈置，並且是傾全力來從事的。好比去年對綏侵略，他們事先一面增加大批的華北駐屯軍，控制平津，佔領察北，一面又在綏遠甯夏甘肅太原各地，設立無數的特務機關。再如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竟增加五萬萬元的侵華預算，可見日本之對付我們，沒有一次不是全面的，我們是個弱國，僅僅用局部的形式能對抗住全面的侵略嗎？

由於過去的教訓，我們深深地認識全面抗戰的必要。最近，自盧溝橋事件發生後，這烽火細菌不久便蔓延到北甯線，平綏線，津浦線，以至於整個華北的

各要地，現在上海的抗戰也展開了，敵機已飛到中國每一個角落去投彈，我國爲了維持國家民族的生命，也予以全面的抗戰了。我們不但動員了每一個軍人，也動員了每一個中國人，在這樣全國總動員的抗戰下，我們見到不少進步的現象。

第一，國人恐日病的消除。過去一般國人對於敵國的實力作過分的估計，以爲我國永遠無法對抗，因此發出「抗戰卽亡」的妙論，這種理論的影響，使人們等待着去做亡國奴。我們試觀華北日人的各種祕密報告，就可以知道敵人在怎樣地利用我們恐日病，而作侵略上的投機。但這次全面抗戰一開始，上海和商都的勝利根絕了恐日病的毒菌，現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不但不恐日，反而充滿了抗敵的精神，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都在等待流最後一滴的鮮血。

第二，敵人以華制華的失敗。六年來日帝主義一貫的政策是以華制華的政策，分化中國各種實力，使其相互鬥爭，在這種暗爭明鬥的過程中，日本可以不費

多少的代價，來獲得大量的利益。就以冀察而論，何梅協定訂立後，中央的勢力被迫退出，日本贊助宋哲元上台，以便促成華北政權的明朗化，但年來宋哲元漸漸地中央化，日本便利用張自忠來推翻宋氏。廊坊事件發生以後，這企圖完全實現，但張自忠任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兼北平市長只有幾天，日軍又以其不夠漢奸化，便以江宗朝來替代了。但這次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全國的各將領長官，完全達到精誠團結的程度，各要人紛集首都，商議國策，在政府的領導之下，統一地參加抗敵戰爭，不但統治階級這樣，就是被統治的各色人民，也都團結一致，我們深信今後日本以華制華的奸計，是永無施於中國的一日了。

第三，敵人威脅政策的失效。日本是個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其國內經濟是畸形狀態的，封建經濟還沒有全部破產，而資本主義却就在這殘餘的封建基礎上建築了起來，這樣畸形的經濟反映到政治，也是畸形的，把不能和其他先進的帝

國主義相比，謀經濟上之競爭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使用軍事侵佔的方式來侵略，先造成「既成事實」，再以外交方式迫中國政府承認。這次日軍既強佔平津以後，便放出和平的煙幕，川越赴滬，意欲來京和中國當局談判，利用威脅政策，迫中國承認或默認日本的既得利益。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奸計是失敗了，因為中國已非六年前的中國，無論軍事經濟，都有着長腳的進步，日本再以六年前的老眼光來觀察，是絕對錯誤的。中國的統一，已有鞏固基礎，對外政策，日趨強硬，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委員長即申明四點立場，日本見軍事投機失敗，便成騎虎之勢，派大批軍隊來侵華了。

日本帝國主義原想利用中國人的恐日病，在以華制華和威脅的政策下，獲得不戰而勝的結果。但中國却不再從前那樣了，不但不屈服，反而給以奮勇的全面抗戰，這恐怕是出於日本意料的吧。現在中日正式戰爭已經開始，這戰爭將延到

多少時期，我們無法預測，不過我們敢斷定一句，這是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中國的前途完全繫於這次偉大的抗戰，這抗戰的能否勝利，就是表示着中華民族的能否生存，所以我們要估計中國的前途，必須先估計這次抗戰的前途。當此抗戰發端的今日，對於這種估計，實是必要的。無論日本帝國主義的毒箭是怎樣的高漲，但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我說這句話，決不是幻想，而是現實上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國與國之戰，並非純粹是武力戰，而是整個社會和整個社會的戰爭，一個國家之能否戰勝，取決於軍事經濟政治外交諸條件，現在從這四點來推測中日戰爭的前途。

先從軍事上來觀察，素稱五強之一的日本，其軍力到底怎樣呢？根據 *Wintersher's Attendance for 1937*，日本平時的陸軍有三十四萬人，戰時能動員預備役和後備役約二百二十萬人，其他補充兵役能徵調一百八十萬人，合計不過四百三十

萬人，況且其中佔絕對多數的後備役和補充兵役，其作戰能力大半都在水準以下，有的根本就不能作戰。現在退一步來估計，這四百三十萬即使都能作戰，也不能全數調到中國，鎮壓國內的叛亂，朝鮮台灣的革命勢力以及應付東北義勇軍，約需一百萬人，對付蘇聯大約需三十萬人，則調到中國作戰的，最多能動員三百萬人，其中事實上能作戰者，不過百餘萬人。

而我國的軍力，據日本改造雜誌的記載，總計約二百數十萬，其中，中央直屬步兵四十一師，獨立一旅，騎兵一師，獨立二旅，傍系步兵四三師，獨立十四旅，計八十四師十五旅騎兵一師二旅約八十六萬，各色雜軍合計八十六萬六千，以及特科隊數十萬，共產軍另有十五萬，此外隨時可以改編為正式軍隊的自衛軍尚有數十萬，隨時可以收編的義勇軍土匪也有四五十萬，況且人口四萬五千萬，其十分之一的四千五百萬，都可以作預備兵員。以我們二百餘萬的正式軍隊，來

應付他們三十四萬的正規軍，以我們四千五百萬的預備兵員來應付他們三百萬的預備兵員，豈有不能戰勝之理。

不但我國軍力勝於日本，我軍隊的作戰經驗也優於他們。日本自一九〇四年以後，從未作過實地戰爭，沒有實際經驗，而我軍由於北伐剿匪的訓練，都有豐富的作戰經驗。況且孫子曰：「兩軍相敵，哀者勝之」，站在被侵略線上的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恨之切骨，軍人的抗戰熱情，已到了最高漲的時候，這抗戰的精神，在作戰的效力上，也是種極大的興奮劑，是無可疑議的。

現在的戰爭，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戰爭，我們陸軍既有勝利把握，空軍是怎樣呢？根據 *Whitaker Almanace for 1937*，日本飛機總數為二〇〇〇架，實際上或有二千餘架，而中國的飛機也有一千六百架，飛機的數量雖稍少於日本，但我軍有許多有利的條件，足以戰勝日本，第一，日本平日為要防止蘇聯飛機

的襲擊起見，只注意於驅逐戰鬥機的製造，而轟炸機只有一百餘架，到中國來轟炸的時候，只有轟炸機有用。第二，現在一般轟炸機的飛行率最高不過十二小時，戰鬥機等則不會超過十小時，日軍北方最近的飛機場在天津和豐台，南方的飛機根據地爲台灣，倘若從台灣起飛到京滬一帶，需要三四小時，等到來轟炸和作戰，已經氣力很疲乏了，如被我國飛機多圍戰三四小時，便有汽油缺乏而無法回去的危險。第三，我空軍人員的技術優於日人，試觀這一星期來，京滬杭一帶所擊落的日機已有四十餘架，便可以明白。即使日人也曾這樣地稱贊過：「中國航空將校所作的戰鬥行爲，曾博得各國的贊賞。故空軍之存在，不能不明確認識，各種優秀的重爆擊機亦有數十架，此不能視爲與一二八事變時相同。」由於這些條件，我們對空軍方面，也很樂觀。

其次，從日本經濟上來觀察。我們知道，現代戰爭的過程，第一步爲空軍戰

，第二步爲陸軍戰，第三步爲經濟力戰。所以一個國家的作戰能力，不僅限於軍力，而尤其有賴於經濟社會的力量，在持久戰中，其經濟社會的因子更是重要。日本帝國主義於經濟基礎上是一脆弱的國家，其經濟結構陷於畸形的狀態，一方面固有托拉斯的近代工業，另一方面却仍遺留着農業小工業的封建關係，這種畸形的經濟實包含着極大的危機，現代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國內原始式的農業不能供給，同時在托拉斯的壓迫下，農工的生活極爲困苦。

因此，日本的原料往往都仰給外國，例如基本工業原料，棉花，大部由美國和英屬印度輸入，橡皮也有百分之九十七要靠輸入來維持，礦產原料中，據一九三五年的估計，除銅以外，錫消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鋁和鎳的五分之四，鋅和鎂的十分之五，生鐵的百分之九十五，都要依賴他國的輸入。至於輸出方面，其最主要的爲生絲，在世界經濟恐慌以前，生絲佔第一位，現在以紡織商品爲第一

位，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出商品共值十九萬萬圓，其中生絲佔四萬萬圓，紡織品裝飾品佔九萬萬元，重工業生產品爲二萬七千萬元，餘爲金屬化學等作物。可見日本的經濟生命是繫於貿易之上的，其輸出輸入的對象以中國美國印度爲主，而尤以中國爲更主要，現在中日戰爭發生，日本在華的市場和原料供給地完全失落，則於日本的經濟，必予一個致命傷。

在日本，農民數目佔第一位，小工業佔第二位，可見人力生產至少佔其總生產額的一半，機器生產最多也不過佔其半數，將來中日戰爭一延長，勢必將不少的農民驅至戰場。日本農業本來就是原始形態的，農民人數既減少，生產量一定立即落低。因此戰時糧食便發生嚴重的問題。近年以來，日本農業經濟早在不斷的衰敗中，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以前，農村經濟總生產之價值，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而一九三五年終於低落至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以後將不斷降落，是無疑義的。

然而生活費指數却日漸增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爲一五八·六（以一九三三年的數字爲基準）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已增加至一八四·九，因此農民及工人的生
活陷於極度的貧困，加之軍費苛捐的剝削，使他們幾乎不能維持的水準以下的生
活，在戰爭的時期中，一般民衆的貧困將加深多倍呢。

經濟結構之不健全，影響於財政系統，也陷於極混亂的狀態了，今日現金準
備較之一九二七年幾已減少二倍，現有的金圓不過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五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近數年來的預算達到飽和狀態，日本國內外公債，竟有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據 *Frank D. Day* 女士的預計，日本在作戰
的第一年內，須發行一百萬萬的國債，這預計將來是否正確，我們固無法斷定。
現在中日戰爭剛開始，日本已追加預算五萬萬元，據說日軍在上海一隅的戰費每

日需要二千萬元，這樣看來，日本對華的估計大部是可靠的。但在貧困的日本財政裏，能榨壓出這樣巨大的戰費麼？

日本資源的缺乏和經濟的落後，實在使日本不能和中國作持久的戰爭，倫敦標準晚報於八月十七日社評說：「日本與中國大規模之戰爭，當可支持半年，但若支撐至半年以上，則日本所需一切，恐有不繼之虞矣」。日本改造雜誌也說：「日本之經濟不能進行長期戰，無理強行，則政治經濟社會各部份的矛盾勢必爆發，所以人材和資源豐富而中國戰力愈加充實，反之，日本戰力則漸次遞減」，而趨於失敗的地位了。

不但日本的經濟結構畸形，而政治社會亦陷於混亂的狀態。誰都知道，日本的政治系統有三個，第一爲老官僚系統，第二爲少壯軍人系統，第三，爲小市民智識份子系統，這三個系統的勢力是互爲消長的，同時也永遠鬥爭的。近年來少

壯軍人和老官僚的鬥爭，格外厲害，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變，廣田內閣的崩潰，宇垣組閣的失敗，以及林銑十郎的下台，都是這二個系統鬥爭的表現。

年來少壯軍人系統的勢力，日益高漲，但始終還沒有控制全國的能力，例如以軍部為背景的林銑內閣解散議會以後，舉行總選舉，在這總選舉之前，林銑以極大的企圖，組織軍部的新黨，但新黨終於沒有組成，選舉的結果，政黨還是佔絕對多數的議席。這可見一般日本民衆對於少壯軍人系統是沒有信仰的。本來，少壯軍人派的黷武主義，增加軍費，榨壓盡民衆的最後一滴汗血，這不但使勞苦羣衆的生活不能支持，即三菱三井等財閥和政黨也不得不予以反對了。

這三個系統的暗鬥一直在繼續着，尤其軍部和政黨的鬥爭，當近衛文磨組閣之初，曾竭力企圖消滅兩派間的磨擦，他說：「因利害的對立，因情實，黨派，

因緣的對立等，很希望能夠鑒及「非常時期」，各自反省，來減少磨擦。據「時代認識」而來的對立，或有程度雖不得已，但若認真深刻地研究今日的國際情勢，社會情勢，擺脫自己的立場來談論一下，就沒有極端的對立」。近衛以為在「非常時期，應該舉國一致，減少各派間的磨擦。但事實上黨派間的對立，民衆對於少壯軍人派的不滿，仍無法消滅。試觀衆議院社員加藤勘十氏於六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聞上的文章，便可以明白，他說：「這幾年來歷屆內閣都很迷惑於所謂『非常時期』的迷路，不追求將來國家的理想，反而爲打開目前的『晦冥』和『艱澀』而不斷努力。雖是這樣，迷陷於非常時期的深淵之危險，逐漸增加了，在這裏就再發生了以滿洲事變爲契機的日本宿命的苦難。……希望近衛內閣保證國民政治的自由和防止戰爭的危機」。

現在，日本民衆大半是反戰爭反侵略的，而少壯軍人派都堅要發動侵略的戰

爭，則將來中日戰爭一延長，日本國立極有發生政潮的可能。反觀我們中國方面，真正的統一，已有鞏固的基礎，各派和全體民衆都絕對願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發動全面的民族抗戰，在抗日的旗幟下，全國的精誠團結，將愈久愈堅固，這種團結一致的精神，實是一個抗戰勝利的一大保障。

一個國家作戰之能，勝利，除了估計其國內力量以外，尚須估計其國外的各種力量，就是說要考慮有沒有與國和仇國。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是世界中的一環，斷不能擺脫與他國的一切關係而能存在的，尤其在作戰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的火藥庫有四個：一爲中歐，二爲巴爾幹半島，三爲中亞，四爲遠東，這四個火藥庫中，尤以遠東爲最嚴重，而中國和日本實爲遠東問題的中心。現在這火藥庫已燃發了，有關各國取怎樣態度呢？同情中國呢，還是同情日本？

遠東問題有關的主要國家，爲蘇聯，英，美，日本和中國。

蘇聯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怎樣呢？自從日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庫頁島和東北三省以來，和俄國一直站於對峙的地位，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日本曾用十萬大兵佔領遠東，東部西伯利亞和北部庫頁島，救濟謝米諾夫等白軍，企圖推翻蘇維埃政府。後來由於蘇維埃政權實力的伸張，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失敗了。就於一九二五年訂立日蘇協定，恢復日蘇間的外交和商業關係，一九二八年訂立了八年爲期的日蘇漁業協定，表面上兩國的關係，比較緩和。但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後，和蘇聯又造成了正面的衝突，積極增加軍事佈置，準備將來的大戰，在本州北部的大湊，和朝鮮北岸的清津等處，建築軍港，蘇聯在遠東也極力鞏固國防，大有戰爭一觸即發之勢。雖然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出讓中東路成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日蘇漁業暫行協定，但一九三二年日本之拒絕與蘇簽

訂不侵犯條約，以及北樺太的煤油問題，沿海洲利權問題，蘇「滿」國境問題，外蒙問題等等，却使日蘇關係永遠無法改善的。

不過日蘇之間是否將立即開戰呢？能幫助中國去抗日麼？我想在最短時期內是不會的，因為蘇聯年來正大興黨獄，無暇顧及國外的事情，東方的國防計劃，還沒有完全成功。日本帝國主義在發動蘆溝橋事件之前，日本爲要佔領黑龍江內的廿資兩島，與蘇聯發生衝突，但蘇聯着着讓步，可見蘇聯現在正可能地在避免和日本衝突。

蘇聯東方的敵人爲日本帝國主義，在西方有德帝國主義在覬覦着，若與日開戰，便有德國侵佔烏克蘭的可能，因此倘若英國能牽制意國，便德國的勢力孤立，那末法國可以牽制德國的野心，這樣蘇聯在西方無後顧之憂，則有與日本作戰的可能。所以蘇聯之能否助我抗日，須看將來國際形勢變遷和中國抗戰能力如何

而定。不過，我們須知道，日本之敵，即我們之友，只要我們的抗戰能持久，蘇聯終多少可幫助我們一些的。

其次，我們來觀察美國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美國和日本爲了爭取太平洋上的勢力，相互衝突，日本在千島羣島築軍港，在南洋委任統治羣島中的賽班島和帛琉羣島以及小笠原羣島進行軍事建設，以威脅美國的威夷羣島和菲列賓羣島，同樣美國也竭力增強其西海岸及太平洋上的軍事設備，如舊金山，西雅圖，夏威夷羣島中的哇虎港，都有主要軍事布置，去年美國代表費爾特在太平洋學會說：「美國在太平洋維持強大的軍備，專爲對付日本」。這樣看來，美日戰總有爆發的一天。不過目前美國是否願意幫助中國抗日呢？

有的人以爲這是可能的，因爲中美關係近年來更見親密，一九三三年有一七〇八六二八二四八美元的棉麥借款，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有中美白銀協定，

但我以為美國的市場，遍於全世界，要是日本佔領中國，至多只喪失一個大市場，給其資本主義的發展固一大影響，但決不致使美國整個經濟全部破產，所以她決不隨便採取軍事行動，除非日本直接向美挑戰的時候。在美國軍事計劃一九三九年成功以前，美國不會助華抗日的，不過無論如何，美國總同情我們抗戰，多少可以給我們些經濟上精神上的援助。

至於英國呢？她素向以狐狸外交見稱於世的。當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時，美國曾邀請英國干涉日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但英國誤認她佔領滿洲後，將不向華北華中華南發展，於是採取縱容政策，茲後日本吞併整個中國野心日漸顯著，英國在華的利益，直接受到了影響，羅斯爵士的赴日，又未得結果，這使英老帝國主義深感不安。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蘇互助協定訂立，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發表英蘇海軍協定，英法蘇三國邦交日漸改善，這脅迫着日本不能不與英

國接近。我們都知道，英國是個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她只求維持國際現狀，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企圖，例如黑衣宰相吞併阿比西尼亞，英國寧願犧牲在阿比西尼亞的利益而遷就意國，照此看來，英國在稍損些在華利益之下，願和日本合作，所以當英皇加冕典禮以後，英國一方面和中接洽借款，一方面和日談判合作，雖自七月八日蘆溝橋事件發生後，艾登曾聲明停止英日談判，但除了將來至多會對日經濟制裁外，不會有什麼行動的。

從軍事經濟政治外交各方面觀察，中國抗戰之能夠勝利，那是一定的。蘇聯消息報說：「六年以來中國人民之抗日運動，已非常發展，而日本之後方，則反因六年之冒險政策而大為削弱與騷亂」。英國東方評論也論日本說：「退則威信蕩然，進則陷於泥淖之中，愈進愈深」。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將來終有一天明白，不但侵略不了中國，反而把自己陷於絕路的境遇。我們有着四萬萬五千

萬人的鮮血，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財力，把這些人力財力，都用到抗戰的河流上去，難道還不能打敗敵人麼？上海和華北的勝利，已表示着我們的抗戰，有着光明的前途。現在是戰爭的開始，而不是戰爭的結束，我們動員全國軍民，抗戰到底，犧牲到底，直到最後的一滴血，最後的一滴汗，以及最後的一草一木。